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十六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二

起 梁兆執徐盡閏
逢困敦凡九年

孝安皇帝中

元初三年春正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反

三郡皆屬交州

二月

遣侍御史任連督州郡兵討之

任音壬賢曰連音
丁角翻又音卓

郡

國十地震 三月辛亥日有食之 夏四月京師旱

五月武陵蠻反州郡討破之

癸酉度遼將軍鄧遵率

南單于擊零昌于靈州

范書匈奴傳曰自置度遼將軍以來皆權行其事獨遵以皇太

后從弟為真將軍此後更無行將軍者志云度遼將軍銀印青綬秩二千石靈州縣屬北地郡賢曰在今慶州

馬嶺縣西

斬首八百餘級

越雋徼外夷舉種內屬

雋音

髓徼吉弔翻

六月中郎將任尚

任音

遣兵擊破先零

羌于丁奚城

零音

秋七月武陵蠻復反

復扶

州郡討

平之九月築馮翊北界候塢五百所以備羌

馮翊北界接安

定北

冬十一月蒼梧鬱林合浦蠻夷降

降戶

舊制

公卿二千石刺史俱不行三年喪司徒劉愷以為非所

以師表百姓宣美風俗丙戌初聽大臣行三年喪

賢曰文帝

遺詔以日易月于後大臣遂以為常至此復遵古制

癸卯郡國九地震 十二

月丁巳任尚遣兵擊零昌于北地殺其妻子燒其廬舍

斬首七百餘級

羌勢自此衰矣

四年春二月乙巳朔日有食之 乙卯赦天下 壬戌

武庫災 任尚遣當閭種羌榆鬼等刺殺杜季貢

閭徒賢翻

種章勇翻刺七亦翻下同

封榆鬼為破羌侯

司空袁敞廉勁不阿

權貴失鄧氏旨尚書郎張俊有私書與敞子俊怨家封

上之

怨于元翻
上時掌翻

夏四月戊申敞坐策免自殺俊等下獄

當死

下退
稼翻

俊上書自訟臨刑太后詔以減死論已已

遼西鮮卑連休等入寇

考異曰范書鮮卑傳上作連
休下作休連今從上文按遼西

郡在雒陽東北三千三百里賢曰遼
西郡故城在今平州東陽樂城是

郡兵與烏桓大人

於秩居等共擊大破之斬首千三百級六月戊辰三

郡雨雹

雨于
具翻

尹就坐不能定益州徵抵罪以益州刺

史張喬領其軍屯招誘叛羌稍稍降散

誘音酉降
戶江翻

秋

七月京師及郡國十雨水 九月護羌校尉任尚復募

効功種羌號封刺殺零昌

復扶又翻

封號封為羌王 冬十

一月己卯彭城靖王恭薨 越雋人以郡縣賦斂煩數

雋音髓斂力膽
翻數所角翻

十二月大牛種封離等反殺遂久令

遂久

縣屬越雋郡賢曰遂久故縣在今靡州界
考異曰西南夷傳云五年叛今從帝紀

甲子任尚

與騎都尉馬賢共擊先零羌狼莫追至北地相持六十

餘日戰于富平河上大破之

范書帝紀作富平上河西
羌傳作河上賢曰富平縣

屬北地郡故城在今靈州回樂縣西南余按水經河水
東北逕安定郡朐卷縣故城西注曰地理志河水別出

為河溝東至富平北入河河水于此有上河之名前漢馮參為上河典農都尉則上河為是宋白曰唐靈州即漢富平縣之地杜佑曰漢富平今靈州迴樂縣應劭曰駒音旬日之旬卷音箇落之箇斬首五千

級狼莫逃去于是西河虔人種羌萬人詣鄧遵降隴右

平狼莫者零昌之謀主零昌既死而狼莫敗是歲郡

逃虔人羌失援而降故隴右平降戶江翻

國十三地震

五年春三月京師及郡國五旱夏六月高句驪與濊

貊寇玄菟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菟同都翻永昌益州蜀

郡夷皆叛應封離衆至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壞音怪殺

長吏焚掠百姓骸骨委積千里無人

秋八月丙申朔

日有食之 代郡鮮卑入寇殺長吏

考異曰獨行傳云元初中鮮卑數

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烟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不聽顯賊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沒于陳顯拔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趣之顯遂墮馬福以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按元初凡六年鮮卑不曾犯漁陽殺長吏惟是入代郡曾殺長吏今疑漁陽本是代郡史之誤也余按張顯事通鑑已書于上卷殤帝延平元年從

范書帝紀也

發緣邊甲卒黎陽營兵屯上谷以備之冬十月

鮮卑寇上谷攻居庸關

郡國志居庸縣屬上谷郡新唐志幽州昌平縣西北三十五里

有納款關即居庸故關

復發緣邊諸郡黎陽營兵積射士步騎二

萬人

復扶又翻

屯列衝要 鄧遵募上郡全無種羌雕何刺

殺狼莫

刺七亦翻

封雕何為羌侯自羌叛十餘年間

永初元年羌叛

至是年凡

軍旅之費凡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邊

民及內郡死者不可勝數

帑它朗翻勝音升

并涼二州遂至虛

耗及零昌狼莫死

零音憐

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

詔封鄧遵為武陽侯邑三千戶

東郡有東武陽泰山郡有南武陽鄧騭傳又作

舞陽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任尚與遵爭功又坐詐

增首級受賕枉法贓千萬已上十二月檻車徵尚棄市

沒入財物鄧騭子侍中鳳嘗受尚馬騭髡妻及鳳以謝

罪

騭職
日翻

是歲郡國十四地震 太后弟悝閭皆卒封

悝子廣宗為葉侯閭子忠為西華侯

葉縣屬南陽郡西
華縣屬汝南郡悝

苦回翻閭音

昌葉式涉翻

六年春二月乙巳京師及郡國四十二地震 夏四月

沛國勃海大風雨雹

雨于
具翻

五月京師旱 六月丙戌

平原哀王得薨無子

秋七月鮮卑寇馬城塞殺長吏

馬城縣屬代郡賢曰搜神記昔秦人築城于武周塞以備胡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以名焉其故城則今之朔州也余按續漢志搜神記所云乃鴈門郡之馬邑此乃代郡之馬度遼將軍鄧遵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追擊城賢誤

大破之

九月癸巳陳懷王竦薨無子國除

竦陳王羨之孫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有食之既

郡國八地震

是歲

太后徵和帝弟濟北王壽河間王開子男女年五歲以

上四十餘人

濟子禮翻

及鄧氏近親子孫三十餘人並為開

邸第

賢曰蒼頡篇曰邸舍也為于偽翻

教學經書躬自監試

監工衡翻

詔從

兄河南尹豹越騎校尉康等曰末世貴戚食祿之家溫

衣美飯乘堅驅良

賢曰堅謂好車良謂善馬余按此語出史記范蠡傳從才用翻

而面

牆弗學不識臧否

尚書曰不學牆面言正牆面而立無所見也否音鄙

斯故禍敗

之所從來也

豫章有芝草生太守劉祗欲上之

上時掌翻

以問郡人唐檀檀曰方今外戚豪盛君道微弱斯豈嘉

瑞乎祗乃止

益州刺史張喬遣從事楊竦將兵至牂

榆

牂牁縣武帝開置屬益州郡有葉榆澤正縣東因名明帝分屬永昌郡牂與葉同

擊封離等

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獲生口千五百人封離等惶怖

斬其同謀渠帥詣竦乞降

怖普布翻帥所類
翻降戶江翻下同

竦厚加慰

納其餘三十六種皆來降附

種章
勇翻

竦因奏長吏姦猾侵

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初西域諸國既絕于漢

事見上卷
永初元年

北匈奴復以兵威役屬之

役使而臣屬之
復扶又翻下同

與

共為邊寇敦煌太守曹宗患之

敦徒
門翻

乃上遣行長史索

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

索姓出敦煌又左傳商
人七族有索氏上時掌

翻索昔各翻上遣索班奏而遣之
也行長史者行長史事未為真也

于是車師前王及鄯

善王復來降

鄯正
扇翻

初疏勒王安國死無子國人立其

舅子遺腹為王遺腹叔父臣磐在月氏月氏納而立之

西域傳曰元初中安國以舅臣磐有罪徙于月氏月氏

王親愛之遺腹既立月氏遣兵送臣磐還疏勒國人素

敬愛臣磐又畏憚月氏即共奪遺腹印綬迎臣磐立以為王氏音文後莎車畔于寘屬疏

勒

自明帝永平四年莎車屬於寘疏勒遂彊與龜茲于寘為敵國焉

永寧元年

是年夏四月改元春三月丁酉濟北惠王壽薨

禮翻

北匈奴率車師後王軍就共殺後部司馬及敦煌長

史索班等

賢曰司馬即屬戌己校尉所統也和帝時置戊己校尉鎮車師後部考異曰班勇傳元

初六年曹宗遣索班屯伊吾後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

部共攻沒索班按本紀永寧元年車師後王叛殺部司

馬車師傳亦曰永寧元年後王軍就及母沙麻反畔殺後部司馬及敦煌行事蓋班以去年末屯伊吾今春見殺或今春奏遂擊走其前王略有北道鄯善逼急求救事方到也

于曹宗

鄯上扇翻

宗因此請出兵五千人擊匈奴以報索班

之恥因復取西域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絕西域太后聞軍司馬班勇有父風召詣朝堂問之

班固西都賦曰左右廷中

朝堂百僚之位朝堂蓋在殿庭左右朝直遥翻

勇上議曰昔孝武皇帝患匈奴

彊盛于是開通西域論者以為奪匈奴府藏

上時掌翻藏徂浪翻

斷其右臂

斷丁亂翻

光武中興未遑外事故匈奴負彊驅率

諸國及至永平再攻敦煌

敦煌徒門翻

河西諸郡城門晝閉孝

明皇帝深惟廟策

惟思也賢曰古者謀事必就祖故言廟策也余謂古者遣將必于廟先定

制勝之策故謂之廟策

乃命虎臣出征西域

虎臣謂其父超也

故匈奴遠

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間者羌亂西域復

絕

復扶又翻

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值嚴以期

會

備償也西域屬漢之後不復以馬畜旃罽輸匈奴及與漢絕匈奴復遣使責其積年所逋逋欠也

鄯

善車師皆懷憤怒思樂事漢

樂音洛

其路無從前所以時

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為其害故也今曹宗徒恥于

前負欲報雪匈奴

負敗也報雪謂報伊吾之役雪索班之恥也

而不尋出兵

故事未度當時之宜也

度徒洛翻

夫要功荒外萬無一成

一要

遙翻荒外謂在荒服之外

若兵連禍結悔無所及況今府藏未充

藏徂

浪翻師無後繼是示弱于遠夷暴短于海內臣愚以為不

可許也舊敦煌郡有營兵三百人今宜復之復置護西

域副校尉居于敦煌如永元故事

校戶教翻

又宜遣西域長

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

樓蘭即鄯善

當焉耆龜茲徑路南疆

鄯善于寘心膽北扞匈奴東近敦煌如此誠便

龜茲音丘慈寘

徒賢

尚書復問勇利害云何

勇既上議尚書復問使

勇

對曰昔永平之末始通西域初遣中郎將居敦煌

謂鄭衆也

後置副校尉于車師

謂耿恭關寵也

既為胡虜節度又禁漢人

不得有所侵擾故外夷歸心匈奴畏威今鄯善王尤還

漢人外孫若匈奴得志則尤還必死

賢曰尤還鄯善王名

此等雖

同鳥獸亦知避害若出屯樓蘭足以招附其心愚以為

便

此勇所謂利也

長樂衛尉鐔顯

類篇鐔如心翻姓也賢曰鐔音徒南翻唐韻又音尋

廷

尉綦母參

綦母姓也左傳晉有綦母張

司隸校尉崔據難曰

難乃旦翻下同

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于中國而費難供也

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旦反覆班將能保

北虜不為邊害乎

賢曰以勇為軍司馬故以將言之將音即亮翻

勇對曰今中

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要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

要讀曰腰

令

通西域則虜執必弱虜執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今置校尉以扞撫西域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望絕望絕之後屈就北虜緣

邊之郡將受困害恐河西城門必將復有晝閉之敝矣

明帝永平中北匈奴脅諸國共寇河西郡縣城門晝閉復扶又翻下同

今不廓開朝廷之

德而拘屯戍之費若此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

此勇所謂害也熾尺志翻

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域絡

繹遣使求索無厭

索山客翻厭于鹽翻百官志太尉掾屬二十四人東西曹掾比四百石餘

掾比三百石屬比二百石

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

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

匈奴而使其恩德大漢不為鈔盜則可矣

鈔楚交翻

如其不

然則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
仇讐之財增暴夷之執也置校尉者宣威布德以繫諸
國內向之心而疑匈奴覬覦之情

覬音冀
覦音俞

而無費財耗

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

而已

稟筆錦翻給
也食讀曰飮

今若拒絕執歸北屬夷虜

言其事執
所歸必至

北屬
匈奴

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置之誠便

于是從勇議復敦煌郡營兵三百人置西域副校尉居

敦煌雖復羈縻西域然亦未能出屯

謂未能如勇計出
屯樓蘭西也然使

盡行勇之計亦未必能羈制西域何者武帝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宣帝時日逐降呼韓邪內附始盡得西域明帝使班超通西域未能盡臣屬西域也及竇憲破北匈奴超始盡得西域今漢內困于諸羌而北匈奴游寇蒲類安能以五百人成功哉其後匈奴果數與車師共入寇鈔河

西大被其害

數所角翻鈔楚交翻被皮義翻

沈氏羌寇張掖

賢曰沈氏羌號

也續漢書曰羌在上郡西河者號沈氏

夏四月丙寅立皇子保為太子

改元赦天下 己巳紹封陳敬王子崇為陳王濟北惠

王子莢為樂成王

濟子禮翻

河間孝王子翼為平原王 六

月護羌校尉馬賢將萬人討沈氏羌于張掖破之斬首

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餘虜悉降

降戶江翻

時當煎等大

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虛寇金城賢還軍出塞

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復寇張掖殺

長吏

馬賢于時為健鬪然觀其往來奔命羌人輒議其後賢不思所以制之之術重以不恤軍事宜其有

射姑山之敗也還從宣翻又如字種章勇翻復扶又翻長知兩翻

秋七月乙酉朔日

有食之 冬十月己巳司空李郃免

郃古合翻又曷閤翻

癸酉以

衛尉廬江陳褒為司空 京師及郡國三十三大水

十二月永昌徼外擲國王雍曲調遣使者獻樂及幻人

西南夷傳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文解易牛馬頭自言我
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今按大秦即武帝時犂犂國今
謂之拂菻揮音檀范書雍
曲調作雍由調徵吉弔翻

戊辰司徒劉愷請致仕許

之以千石祿歸養 遼西鮮卑大人烏倫其至鞬各以

其衆詣度遼將軍鄧遵降

烏倫其至鞬二
人也鞬居言翻

癸酉以太

常楊震為司徒 是歲郡國二十三地震 太后從弟

越騎校尉康以太后久臨朝政宗門盛滿數上書太后

從才用翻上元初六年書從兄康此書從弟
徵諸范史當從兄字數所角翻上時掌翻

以為宜宗

公室自損私權言甚切至太后不從康謝病不朝太后

使內侍者問之所使者乃康家先婢

先本康家婢後入宮在太后左右

自通中大夫

時宮中耆宿皆稱中大夫

康聞而詬之

賢曰詬罵也音許邁翻又古侯

翻婢怨恚

恚于避翻

還白康詐疾而言不遜太后大怒免康

官遣歸國

康永初中紹封夷安侯

絕屬籍

初當煎種飢五同種

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

種章勇翻下同

別畱允街而首施兩

端

賢曰首施猶首鼠也允音鉛

建光元年

是年七月改元入遼東追拜禪

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彊退還

數百里禪不加兵但遣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使還郡禪于學行禮為說道義以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

珍貨而去當在此年矣又按北單于漢朝所不能臣未嘗入朝天子安肯見遼東太守此事可疑今不取余按和帝以來北匈奴益西徙自代郡以東至遼東塞外之地皆鮮卑烏桓居之北單于安能至遼東邪不取當也

春護羌校尉馬賢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獲首虜二千餘忍良等皆亡出塞幽州刺史巴郡馮煥

玄菟太守姚光遼東太守蔡諷等將兵擊高句驪高句

麗王宮遣子遂成詐降而襲玄菟遼東殺傷二千餘人

菟同都翻句如字又音駒麗讀曰驪力知翻降戶江翻

二月皇太后寢疾癸亥

赦天下三月癸巳皇太后鄧氏崩未及大斂帝復申前

命

斂力瞻翻復扶又翻下同

封鄧騭為上蔡侯位特進

封騭事見上卷永初元年

丙午葬和熹皇后

范曄曰漢世皇后無謚皆因帝謚以為稱雖呂氏專政上官臨制亦無殊

號中興明帝始建光烈之稱其後並以德為配至于賢愚優劣混同一貫故馬竇二后俱稱德焉其餘皇帝之庶母及蕃王承統以追尊之重特為其號恭懷孝崇之比是也初平中蔡邕始追正和熹之謚其安思順烈以下皆依而加焉賢注云蔡邕集謚議曰漢世母后無謚明帝始建光烈之稱是後轉因帝號加之以德上下優劣混而為一違禮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之制謚法有功安民曰熹帝后一體禮亦宜同大行皇太后宜為

和熹

太后自臨朝以來水旱十載

載子亥翻

四夷外侵盜賊內

起每聞民飢或達旦不寐躬自減徹

謂減膳徹樂之類

以救災

庀故天下復平歲還豐穰

和熹臨朝之政可謂北
雞之晨唯家之索矣

上始

親政事尚書陳忠薦隱逸及直道之士潁川杜根平原

成翊世之徒上皆納用之忠寵之子也初鄧太后臨朝

根為郎中與同時郎上書言帝年長宜親政事

長知
兩翻

太

后大怒皆令盛以縑囊于殿上撲殺之

盛時征翻撲普
卜翻蜀本弼角

翻

既而載出城外根得蘇太后使人檢視根遂詐死三

日目中生蛆

蛆子余翻凡蠅所集
其遺子之處生為蛆

因得逃竄為宜城山

中酒家保積十五年

宜城縣屬南郡賢曰宜城故城在
今襄州率道縣南其地出美酒廣

雅云保使也言為人
傭力保任而使也

成翊世以郡吏亦坐諫太后不歸

政抵罪帝皆徵詣公車拜根侍御史翊世尚書郎

為諸鄧得

罪張本

或問根曰往者遇禍天下同義

天下之士以根直諫遇禍同義之也

知故不少

少詩沼翻

何至自苦如此根曰周旋民間非絕跡

之處邂逅發露

邂逅不期而會謂出于意料之外也

禍及親知故不為也

申屠蟠絕跡梁碣祖根之故智也

戊申追尊清河孝王曰孝德皇皇

妣左氏曰孝德后祖妣宋貴人曰敬隱后

尊其所自出也謚法執義

行善曰德綏柔士民曰德不顯尸國曰隱見美堅長曰隱

初長樂太僕蔡倫受竇后

諷旨誣陷宋貴人

事見四十六卷章帝建初七年樂音洛

帝敕使自致廷

尉倫飲藥死

自致廷尉者使其自詣獄

夏四月高句麗復與鮮卑

入寇遼東蔡諷追擊于新昌戰歿

新昌縣屬遼東郡

功曹掾龍

端兵馬掾公孫酺以身扞諷俱歿于陳

范書東夷傳作功曹耿耗兵馬

掾龍端酺音

蒲陳讀曰陣

丁巳尊帝嫡母耿姬為甘陵大貴人

郡國

志清河郡厓縣帝改名甘陵賢曰甘陵孝德皇之陵也因以為縣在今貝州清河縣東宋白曰貝州清河縣本

周甘泉氏之地秦漢為信城縣後漢為厓縣桓帝改為

甘陵故城在今縣西北清河王慶陵在今清河郡東南

三十里

故厓城

甲子樂成王萇坐驕淫不法貶為蕪湖侯

范書

紀傳皆作臨湖侯賢
曰臨湖縣屬廬江郡

己巳令公卿下至郡國守相各

舉有道之士一人尚書陳忠以詔書既開諫爭

爭讀曰諍

慮

言事者必多激切或至不能容乃上疏豫通廣帝意曰

臣聞仁君廣山藪之大

賢曰左氏傳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瑾瑜匿瑕國君舍垢天之

道納切直之謀忠臣盡謇諤之節不畏逆耳之害

易曰王臣

蹇蹇晉王豹傳作蹇史記趙簡子曰衆人之唯唯不是
如周舍之諤諤家語孔子曰忠言逆耳而利于行也

以高祖舍周昌桀紂之譬

周昌嘗燕入奏事高祖方擁威姬昌還走帝遂得騎昌項

問曰我何如主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上笑自是心憚昌舍讀曰捨

孝文喜袁盎人豕

之譏

事見十三卷
文帝二年

武帝納東方朔宣室之正

事見十八卷
武帝元

光五

元帝容薛廣德自刎之切

事見二十八卷
元帝永光元年
刎武粉翻

今

明詔崇高宗之德推宋景之誠引咎克躬諮訪羣吏

時詔

公卿百僚
各上封事

言事者見杜根成翊世等新蒙表錄顯列二

臺

賢曰謂根為侍御史翊世為尚書
郎也余按漢制尚書御史皆曰臺

必承風饗應爭為

切直若嘉謀異策宜輒納用如其管穴妄有譏刺

賢曰
管穴

言小也史記扁鵲曰若以管
窺天以隙視文隙即穴也

雖苦口逆耳不得事實且

優游寬容以示聖朝無諱之美若有道之士對問高者

宜垂省覽

省悉景翻

特遷一等以廣直言之路書御

御進也書御書

進而經覽也

有詔拜有道高第士沛國施延為侍中

有道高第舉有

道對問為上第也姓譜魯大夫施伯出于魯惠公之子子尾字施父

初汝南薛包少有至

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

少詩照翻

行下孟翻號戶刀翻

至被毆扑

以敲扑毆之也扑普卜翻

不得已廬于舍外旦

入洒掃

洒所賣翻掃素報翻又並如字

父怒又逐之乃廬于里門晨昏

不廢

不廢定省之禮也

積歲餘父母慙而還之及父母亡弟子

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

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

若汝也

田廬取其荒頓者

賢曰頓猶

廢也曰吾少時所治意所戀也

治直之翻

器物取朽敗者曰我

素所服食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

數所角翻

復扶又翻帝聞其名令公車特徵

特獨也獨徵之當時無與並者

至拜侍中

包以死自乞有詔賜告歸加禮如毛義

毛義事見四十卷章帝元和

元年帝少號聰明故鄧太后立之及長多不德

少詩照翻長知

兩翻稍不可太后意

言意不以為可也

帝乳母王聖知之太后徵

濟北河間王子詣京師

濟子禮翻

河間王子翼美容儀太后

竒之以為平原懷王後留京師王聖見太后久不歸政

慮有廢置常與中黃門李閏江京候伺左右共毀短太

后于帝帝每懷忿懼

伺相吏翻

及太后崩宮人先有受罰者

懷怨恚

恚于避翻

因誣告太后兄弟惸弘閻先從尚書鄧訪

取廢帝故事謀立平原王帝聞追怒令有司奏惸等大

逆無道遂廢西平侯廣宗葉侯廣德西華侯忠陽安侯

珍都鄉侯甫德皆為庶人

忠閻之子珍惸兄京之子西華陽安二縣皆屬汝南郡惸

苦回翻閻音昌葉式涉翻

鄧騭以不與謀但免特進遣就國

與讀宗曰豫

族免官歸故郡

鄧氏故南陽人

沒入隲等貲財田宅徙鄧訪及

家屬于遠郡郡縣迫逼廣宗及忠皆自殺又徙封隲為

羅侯

羅縣屬長沙郡

五月庚辰隲與子鳳並不食而死隲從弟

河南尹豹度遼將軍舞陽侯遵將作大匠暢皆自殺

才從

用翻唯廣德兄弟以母與閭后同產得留京師復以耿夔

為度遼將軍徵樂安侯鄧康為太僕

按范書鄧禹傳明帝分禹國為三封

其三子季子珍為夷安侯康以珍之子紹封樂安當在夷安郡國志夷安高密二縣皆屬北海國賢曰夷安故

城今高密縣外城

丙申貶平原王翼為都鄉侯遣歸河間翼謝

絕賓客閉門自守由是得免 初鄧后之立也

見四十卷和

帝永元十四年

太尉張禹司徒徐防欲與司空陳寵共奏追封

后父訓寵以先世無奏請故事爭之連日不能奪及訓

追加封謚禹防復約寵俱遣子奉禮于虎賁中郎將隲

寵不從故寵子忠不得志于鄧氏隲等敗忠為尚書數

上疏陷成其惡

寵之所守是也忠之所為非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大司農京兆

朱寵痛隲無罪遇禍乃肉袒輿櫬

櫬初覲翻賢曰櫬親身棺

上疏曰

伏惟和熹皇后聖善之德為漢文母

賢曰詩凱風曰母氏聖善文母文王

之母太任也寵言太后有聖善之德比于文母也兄弟忠孝同心憂國社稷是

賴

賢曰殤帝崩太后與鴈定立安帝故曰是賴

功成身退讓國遜位歷世貴

戚無與為此當享積善履謙之祐

賢曰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鬼神

害盈而福謙

而橫為宮人單辭所陷

兩造不備又無徵左者為單辭橫戶孟翻

利

口傾險反亂國家

論語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罪無申證獄不訊鞠

賢曰申明白也訊問也鞠窮也

遂令鴈等罹此酷陷一門七人並不以

命

賢曰七人謂鴈從弟豹遵暢薦子鳳鳳從弟廣宗忠也

屍骸流離冤魂不反逆

天感人率土喪氣

喪息浪翻

宜收還冢次寵樹遺孤奉承血

祀以謝亡靈

賢曰血祀謂祭廟殺牲取血以降神也

寵知其言切自致廷

尉陳忠復劾奏寵詔免官歸田里

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衆庶多為

薦稱枉者

復扶又翻為于偽翻

帝意頗悟乃譴讓州郡

賢曰以逼迫廣宗等

故還葬薦等于北芒

賢曰北芒山在雒陽城北

諸從兄弟皆得歸京

師從才用翻

帝以耿貴人兄牟平侯寶監羽林左軍車騎

羽林分左右監各主左右騎寶監古銜翻

封宋楊四子皆為列侯宋氏為卿

校侍中大夫謁者郎吏十餘人

校戶教翻

閭皇后兄弟顯景

耀並為卿校典禁兵

卿校九卿及諸校尉也

于是內寵始盛帝以

江京嘗迎帝于邸

謂延平元年迎帝于清河邸也

以為京功封都鄉侯

封李閏為雍鄉侯閏京並遷中常侍京兼大長秋與中

常侍樊豐黃門令劉安鈞盾令陳達

百官志黃門令主省中諸宦者鈞盾

令典諸近地苑囿游觀之處皆宦者為之盾食尹翻

及王聖聖女伯榮扇動內外

競為侈虐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司徒楊震上疏曰

臣聞政以得賢為本治以去穢為務

治直吏翻去羌呂翻

是以唐

虞俊又在官四凶流放

見尚書孔安國曰俊又俊德能治之士馬融曰千人曰俊百人

又天下咸服以致雍熙

雍和也熙亦和也

方今九德未事

賢曰尚書

臯陶謨曰亦行有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
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又曰九德咸事
俊乂在官孔安國曰使九德之人皆用事

嬖倖充庭

謚法賤而得愛曰嬖

阿母王聖出

自賤微得遭千載

載子亥翻

奉養聖躬雖有推燥居溼之勤

孝經援神契曰母之于子也鞠養殷勤推燥居溼絕少分甘也推吐雷翻

前後賞惠過報勞

苦而無厭之心不知紀極外交屬託

厭于鹽翻屬之欲翻

擾亂天

下損辱清朝塵點日月

朝直遙翻

夫女子小人近之喜遠之

怨實為難養

論語曰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近其靳翻遠于願翻

宜

速出阿母令居外舍斷絕伯榮莫使往來

斷丁管翻

令恩德

兩隆上下俱美奏御帝以示阿母等內倖皆懷忿恚

恚于

避翻而伯榮驕淫尤甚通于故朝陽侯劉護從兄瓌瓌遂

以為妻官至侍中得襲護爵

賢曰護泗水王欽之從曾孫朝陽縣屬南郡故城在

今鄧州穰縣南今謂之朝城從才用翻瓌古回翻

震上疏曰經制父死子繼兄

亡弟及以防篡也

賢曰公羊傳曰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者何西周也其言入何篡亂

也冬十月王子猛卒此未踰年之君其稱王子猛卒何不予當也不予當者不予當父死子繼兄亡弟及也

伏見詔書封故朝陽侯劉護再從兄瓌襲護爵為侯

從才

用翻護同產弟威今猶見在

見賢遍翻

臣聞天子專封封有功

諸侯專爵爵有德今瓌無它功行

行下孟翻

但以配阿母女

一時之間既位侍中又至封侯不稽舊制不合經義行

人喧譁百姓不安陛下宜鑒鏡既往順帝之則尚書廣

陵翟酺

范書列傳酺廣漢郡屬益州翟直格翻酺音蒲

上疏曰昔竇

鄧之寵傾動四方兼官重紱

重直龍翻

盈金積貨至使議弄

神器

賢曰神器謂天位也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余謂威福人主之神器此言弄威福耳

改更

社稷

更工衡翻

豈不以執尊威廣以致斯患乎及其破壞頭

顙墮地願為孤豚豈可得哉夫致貴無漸失必暴受爵

非道殃必疾今外戚寵幸功鈞造化漢元以來未有等

比

漢元漢初也
比類寐翻

陛下誠仁恩周洽以親九族然祿去公

室政移私門覆車重尋寧無摧折

重直龍翻
折而設翻

此最安危

之極戒社稷之深計也昔文帝愛百金于露臺飾帷帳

于皐囊

文帝集上書皐
囊以為殿帷

或有譏其儉者上曰朕為天下

守財耳

為于
偽翻

豈得妄用之哉今自初政以來日月未久

費用賞賜已不可筭斂天下之財積無功之家帑藏單

盡

帑它浪翻藏徂
浪翻單與殫同

民物彫傷卒有不虞

卒讀曰猝虞度
也不虞謂事變

出于虞度之外者也

復當重賦

復扶又翻

百姓怨叛既生危亂可待也

願陛下勉求忠貞之臣誅遠佞諂之黨割情欲之歡罷

宴私之好

遠于願翻好呼到翻

心存亡國所以失之鑒觀興王所

以得之庶災害可息豐年可招矣書奏皆不省

省悉景翻

秋七月己卯改元赦天下 壬寅太尉馬英薨

考異曰傳作

策罷誤今從紀

燒當羌忍良等以麻奴兄弟本燒當世嫡

燒當

豪帥東號和帝永元元年降其子麻奴永初元年叛出塞

而校尉馬賢撫恤不至常

有怨心遂相結共脅將諸種寇湟中攻金城諸縣八月

賢將先零種擊之戰于牧苑不利

漢邊郡皆有牧苑以養馬此牧苑在金城

界將即亮翻零音憐種章勇翻

麻奴等又敗武威張掖郡兵于令居

敗補

邁翻令孟康音連師古音零

因脅將先零沈氏諸種四千餘戶緣山

西走寇武威賢追到鸞鳥

鸞鳥縣屬武威郡鳥音雀賢曰鸞鳥故城在今涼州昌松

縣北鸞音翟沽九翻劉昫曰涼州神鳥縣漢鸞鳥縣地嘉麟縣則鸞鳥古城也

招引之諸種降

者數千

降戶江翻

麻奴南還湟中

甲子以前司徒劉愷為

太尉初清河相叔孫光坐臧抵罪遂增禁錮二世

臧古臧字

通賢曰二世謂父子俱禁錮

至是居延都尉范邠復犯臧罪朝廷欲

依光比

帝置居延屬國都尉別領居延一城屬涼州復扶又翻賢曰比類也以邠類光亦錮及其子也

庇音

劉愷獨以春秋之義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所

以進人于善也

公羊傳曰曹公孫會自邠出奔宋畔也曷為不言畔為公子喜時之後諱也春

秋為賢者諱也何賢乎公子喜時讓國也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為其諱也如今使臧吏禁錮子孫以輕從重懼及善人非

先王詳刑之意也

左傳曰刑濫則懼及善人鄭玄曰詳審察也

陳忠亦以為

然有詔太尉議是鮮卑其至護寇居庸關九月雲中

太守成嚴擊之兵敗

居庸關在上谷界蓋鮮卑先寇居庸關遂入雲中界也

功曹

楊穆以身扞嚴與之俱歿鮮卑于是圍烏桓校尉徐常

于馬城度遼將軍耿夔與幽州刺史龐參發廣陽漁陽

涿郡甲卒救之

三郡皆屬幽州

鮮卑解去

戊子帝幸衛尉馮

石府留飲十餘日

考異曰袁紀曰十二月丙申乃還宮今從石傳

賞賜甚厚

拜其子世為黃門侍郎世弟二人皆為郎中石陽邑侯

魴之孫也

按范書馮魴封陽邑鄉侯魴音房

父柱尚顯宗女獲嘉公主

石襲公主爵為獲嘉侯

獲嘉縣屬河內郡本汲之新中鄉也武帝行幸過此聞獲呂嘉

因以名縣能取悅當世故為帝所寵京師及郡國二十七

雨水

范書帝紀作二十九

冬十一月己丑郡國三十五地震

鮮卑寇玄菟

菟同都翻

尚書令殺諷等奏以為孝文定約

禮之制光武皇帝絕告寧之典

殺丁外翻又丁活翻姓也約禮謂以日易月也

前書音義曰告寧休謁之名吉曰告凶曰寧

貽則萬世誠不可改宜復斷大

臣行三年喪

斷丁管翻下同

尚書陳忠上疏曰高祖受命蕭何

創制大臣有寧告之科合于致憂之義

論語曰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

親喪乎

建武之初新承大亂凡諸國政多趣簡易

趣七喻翻易以

鼓翻大臣既不得告寧而羣司營祿念私鮮循三年之喪

鮮息
淺翻

以報顧復之恩者

詩蓼莪云父母生兮顧我復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禮義

之方實為彫損陛下聽大臣終喪聖功美業靡以尚茲

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

可運于掌

賢曰言敬吾老亦敬人之老愛吾幼亦愛人之幼有敬愛之心則天下歸順之也運掌言

易也范氏曰老吾老以老者之禮養吾之老則謂事親也使天下之老者皆得其養故曰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幼者之禮待吾之幼謂愛其子也使天下之幼者皆得其長故曰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言其易也

臣願陛下登高北望以甘陵之思揆度臣子之心則海

內咸得其所

賢曰甘陵帝父母陵陵在清河故北望也度徒洛翻

時宦官不便之

竟寢忠奏庚子復斷二千石以上行三年喪

元初三年聽大臣行

三年喪今復

斷之斷音短

袁宏論曰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

十二月高句驪王宮率馬韓濊貊數千騎圍玄菟

韓有三種

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有五十國句如字又音駒驪力知翻濊音穢貊莫百翻

夫餘

王遣子尉仇台將二萬餘人與州郡并力討破之

扶夫音

是歲宮死子遂成立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議者皆以為可許陳忠曰宮前桀黠黠下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赦不加誅取其後善帝從之

延光元年春三月丙午改元赦天下 護羌校尉馬賢

追擊麻奴到湟中破之種衆散遁種章勇翻 夏四月京師

郡國四十一雨雹雨于具翻 河西雹大者如斗 幽州刺史

馮煥玄菟太守姚光數糾發姦惡數所角翻 怨者詐作璽書

譴責煥光賜以歐刀

賢曰歐刀刑人之刀也歐音一口翻余謂古歐治子善作劒故謂劒

為歐刀當音烏侯翻

又下遼東都尉龐奮使速行刑

下退稼翻

奮即斬

光收煥

考異曰帝紀建光元年四月甲戌龐奮承為璽書殺姚光馮緄傳亦云建光元年按帝紀去

年十二月高驪圍玄菟而高驪傳有姚光上言蓋光實以延光元年被殺紀傳誤以延為建又今年四月無甲

戌

煥欲自殺其子緄疑詔文有異

緄古本翻

止煥曰大人在

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規肆姦毒願以

事自上

去羌呂翻上時掌劄

甘罪無晚煥從其言上書自訟果詐

者所為徵奮抵罪

癸巳司空陳褒免五月庚戌宗正

彭城劉授為司空 己巳封河間孝王子德為安平王

嗣樂成靖王後

自是樂成國改曰安平去年樂成王萇以罪廢今以德紹靖王後諡法柔德安

衆曰靖恭已鮮言曰靖寬樂令終曰靖

六月郡國蝗 秋七月癸卯京

師及郡國十三地震 高句驪王遂成還漢生口詣玄

菟降

降戶江翻下同

其後滅貊率服東垂少事

滅音穢少詩沼翻

虔

人羌與上郡胡反度遼將軍耿夔擊破之 八月楊陵

園寢火

景帝陵園寢也

九月甲戌郡國二十七地震 鮮卑

既累殺郡守膽氣轉盛控弦數萬騎冬十月復寇鴈門

定襄

復扶又翻

十一月寇太原

燒當羌麻奴飢困將種衆

詣漢陽太守耿种降

種章勇翻种音冲

是歲京師及郡國二

十七雨水

帝數遣黃門常侍及中使伯榮往來甘陵

數所角翻使疏吏翻

尚書僕射陳忠上疏曰今天心未得隔并屢

臻

賢曰隔并謂水旱不節也尚書曰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并音必姓翻

青冀之域淫雨漏

河

賢曰漏溢也余謂雨久不止河隄為之決漏也

徐岱之濱海水盆溢

禹貢海岱及淮

為徐州故曰徐岱盆讀與湓同音蒲悶翻

兗豫蝗蝻滋生

賢曰蝻螽子也音余專翻余按蝻蝗

子也董仲舒云然左傳宣十五年冬蝻生劉歆曰蚘蚘子杜預曰螽子以冬生遇寒而死故不成螽爾雅曰蝻

蝮蠅蝗也陸璣草木疏云蝮幽州人謂之春箕蝗類也曰蝮子者猶蝗子也

荆揚稻收儉薄

并涼二州羌戎叛戾加以百姓不足府帑虛匱

帑它朗翻

陛

下以不得親奉孝德皇園廟比遣中使致敬甘陵

比毗至翻

朱軒駢馬相望道路

賢曰朱軒車使者所乘也駢並也

可謂孝至矣然

臣竊聞使者所過威權翕赫震動郡縣王侯二千石至

為伯榮獨拜車下

為于偽翻下猥為誤為同

發民修道繕理亭傳

傳株

戀翻多設儲侍

侍大理翻具也

徵役無度老弱相隨動有萬計賂

遺僕從人數百匹

謂緜帛也遺于季翻從才用翻

頓踣呼嗟

踣蒲墨翻僵也斃也

莫不叩心河間託叔父之屬清河有陵廟之尊

賢曰河間王開

安帝叔也清河王延平也陵廟所在故曰尊

及剖符大臣皆猥為伯榮屈節

車下陛下不問必以為陛下欲其然也伯榮之威重于

陛下陛下之柄在于臣妾水災之發必起于此昔韓嫣

託副車之乘受馳視之使江都誤為一拜而嫣受歐刀

之誅

韓嫣有寵于武帝常與帝共卧起江都王入朝從上獵上林中天子車駕趣通未行先使嫣乘副車

從數十百騎馳視獸江都王望見以為天子辟從者伏謁道旁嫣驅不見既過江都王怒為太后泣請得歸國

入宿衛比韓嫣太后由此銜嫣遂誅嫣音偃

臣願明主嚴天元之尊正乾剛

之位

賢曰天元猶乾元也

不宜復令女使干錯萬機

復扶又翻使如字

重

察左右得無石顯漏泄之姦

石顯事見二十九卷元帝建昭二年重直用翻

尚

書納言得無趙昌譖崇之詐

趙昌事見三十四卷哀帝建平四年

公卿大

臣得無朱博阿傳之援

朱博事見三十四卷建平二年

外屬近戚得無

王鳳害商之謀

王鳳事見三十卷成帝河平四年

若國政一由帝命王

事每決于已則下不得偏上臣不得干君常雨大水必

當霽止四方衆異不能為害書奏不省

省悉景翻

時三府任

輕機事專委尚書而災眚變咎輒切免三公

賢曰切責也

陳

忠上疏曰漢興舊事丞相所請靡有不聽今之三公雖

當其名而無其實選舉誅賞一由尚書尚書見任重于

三公陵遲以來其漸久矣臣忠心常獨不安近以地震

策免司空陳褒今者災異復欲切讓三公

復扶又翻

昔孝成

皇帝以妖星守心移咎丞相

事見三十三卷綏和二年

卒不蒙上天

之福

卒子恤翻

徒乖宋景之誠故知是非之分較然有歸矣

分扶問翻

又尚書決事多違故典罪法無例詆欺為先文慘

言醜有乖章憲宜責求其意割而勿聽上順國典下防

威福置方負于規矩審輕重于衡石

此言決事當依典法也賢曰衡秤衡

也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

誠國家之典萬世之法也

汝南太守山

陽王龔政崇寬和好才愛士以袞閭為功曹

好呼到翻閭音浪

引進郡人黃憲陳蕃等憲雖不屈蕃遂就吏

就辟而為吏也閭

不修異操而致名當時蕃性氣高明龔皆禮之由是羣

士莫不歸心憲世貧賤父為牛醫潁川荀淑至慎陽

慎陽

縣屬汝南郡憲縣人也賢曰在慎水之南因以名縣應劭曰慎水出東北入淮師古曰慎字本作渙音真後誤為慎耳今猶有真丘真陽縣知音不改也闕駟曰永平五年失印更刻遂誤以水為心余按水北為陽賢既云

縣在水南而名慎陽何也

遇憲于逆旅

逆迎也設館舍以迎客故曰逆旅賢曰逆旅客舍

時

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

移日言日移晷也

謂

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閭所未及勞問

勞力到翻

逆曰子國有顏子寧識之乎

賢曰顏子顏回也閭汝南汝陽人

閭曰見

吾叔度耶

黃憲字叔度

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

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

兒來耶

復扶又翻下同

對曰良不見叔度自以為無不及既覩

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

論語顏回慕孔子之言

固難得而測

矣陳蕃及同郡周舉嘗相謂曰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

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矣

自朔至晦為一月三月為一時賢曰吝貪也余謂作事可卑賤

者謂之鄙作事可羞恨者謂之吝

太原郭泰少遊汝南

少詩照翻

先過袁閔

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泰曰奉高之器

譬諸汎濫雖清而易挹

賢曰奉高閔字也爾雅側出汎泉正出濫泉汎音軌濫音檻易

以政翻

叔度汪汪若千頃陂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

也

賢曰淆混也量音良

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

不拒之暫到京師即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

范曄論曰黃憲言論風旨無所傳聞然士君子見之

者靡不服深遠去玼吝

遠于願翻賢曰玼音此說文曰鮮色也據此文當為疵作

玼者古字通也將以道周性全無德而稱乎

賢曰道周備性全一無德而稱

言其德大無能名焉余曾祖穆侯

賢曰晉書曰范汪字玄平安北將軍汪生甯甯生泰泰生

曄以為憲隕然其處順

賢曰易繫辭曰夫坤隕然示人簡矣隕柔順貌音大回翻

處昌呂翻淵乎其似道

賢曰老子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言深而不可測

也淺深莫臻其分

分扶問翻

清濁未議其方

賢曰方所也

若及

門于孔氏其殆庶乎

賢曰易繫辭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殆近也

二年春正月旄牛夷反

前漢旄牛縣屬蜀郡後漢屬華陽國志旄牛縣在印萊山表

益州刺史張喬擊破之

夏四月戊子爵乳母王聖為

野王君 北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議者欲復閉玉

門陽關以絕其患

賢曰玉門陽關二關名也在敦煌西界皆在敦煌龍勒界復扶又翻下同

敦煌太守張璠上書曰

敦煌徒門翻

臣在京師亦以為西域宜

棄今親踐其土地乃知棄西域則河西不能自存謹陳

西域三策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

賢曰大秦國在

西海西故曰秦海余按蒲類海在唐庭州界蓋此時北匈奴雖微弱然東畏鮮卑不敢還故地但結連車師鄯

善以擾河西故呼衍一部常為河西患若賢注以大秦海西之國為秦海則約言之耳西海廣遠甘英之不能越北匈奴兵威所未嘗役屬言展轉
轉專制西域共為寇

鈔今以酒泉屬國吏士二千餘人集昆侖塞

賢曰前書敦煌郡廣

至縣有昆侖障宜禾都尉居也廣至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注又見四十五卷明帝永平十七年與此稍異

先擊呼衍王絕其根本因發鄯善兵五千人脅車師後部此上計也若不能出兵可置軍司馬將士五百人四

郡供其犂牛穀食出據柳中此中計也

四郡武威酒泉張掖敦煌賢曰

柳中今西州縣余按西域傳柳中在後部金蒲城之北去交河城八十里杜佑曰唐平高昌以田地城為柳中

縣鄯上

扇翻

如又不能則宜棄交河城收鄯善等悉使入塞

此下計也朝廷下其議

鄯上扇翻
下遐稼翻

陳忠上疏曰西域內

附日久區區東望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

效也

數所角翻
樂音洛

今北虜已破車師執必南攻鄯善弃而

不救則諸國從矣

言從北
匈奴也

若然則虜財賄益增膽執益

殖

賢曰殖
生也

威臨南羌

即湟中及
南山諸羌

與之交通如此河西四

郡危矣河西既危不可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

發矣

毛晃曰訾之為言量也不訾
謂無量可比也訾子斯翻

議者但念西域絕遠

卹之煩費不見孝武苦心勤勞之意也方今敦煌孤危

遠來告急復不輔助內無以慰勞吏民

勞力外無以威到翻

示百蠻國減土非良計也臣以為敦煌宜置校尉按

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帝納之于是復以班勇為

西域長史

賢曰西域都護之長史也余按班超未為都護亦為將兵長史敦煌徒門翻復扶又翻下同

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

秋七月丹陽山崩

丹陽郡屬揚州

九月郡國五雨水 冬十月辛未太尉劉愷罷甲戌以

司徒楊震為太尉光祿勳東萊劉熹為司徒大鴻臚耿

寶自候震

候見也

薦中常侍李閏兄于震曰李常侍國家

所重欲令公辟其兄寶唯傳上意耳

賢曰言非已本心傳在上之意

震

曰如朝廷欲令三府辟召故宜有尚書敕寶大恨而去

執金吾閭顯亦薦所親于震震又不從司空劉授聞之

即辟此二人由是震益見怨時詔遣使者大為王聖修

第中常侍樊豐及侍中周廣謝惲等更相扇動傾搖朝

廷

為于偽翻惲于粉翻更工衡翻

震上疏曰臣伏念方今災害滋甚百

姓空虛三邊震擾

三邊東西北也

帑藏匱乏

帑它朗翻藏狙浪翻

殆非社

稷安寧之時詔書為阿母興起第舍合兩為一連里竟

街賢曰合兩坊而為一宅里即坊也

雕修繕飾窮極巧伎

伎渠綺翻

攻山採

石轉相迫促為費巨億周廣謝惲兄弟與國無肺府枝

葉之屬

府與腑同

依倚近倖姦佞之人與之分威共權屬託

州郡

屬之欲翻

傾動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來海內貪

汙之人受其貨賂至有臧錮棄世之徒

賢曰有臧賄禁錮之人余謂棄

世者見棄于世也

復得顯用白黑渾淆清濁同源天下謹譁為

朝結譏

渾戶本翻謹許元翻為于偽翻朝直遙翻

臣聞師言上之所取

師言衆言

也

財盡則怨力盡則叛怨叛之人不可復使唯陛下度

之

復扶又翻
度徒洛翻

上不聽

鮮卑其至韃自將萬餘騎攻南

匈奴于曼栢莫韃日逐王戰死殺千餘人

韃居言翻
莫于六翻

十二月戊辰京師及郡國三地震 陳忠薦汝南周燮

南陽馮良學行深純

行下孟翻

隱居不仕名重于世帝以玄

纁羔幣聘之

玄黑色 纁淺絳色 周官考工記曰三入為纁爾雅三涂謂之纁孔穎達曰束帛十端

也端則二丈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

玄是天色賢曰禮卿執羔董仲舒春秋繁露曰凡贄卿

用羔羔有角而不用執之不鳴殺之不卑類死義

者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故以為贄纁許云翻燮宗

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

更工衡翻行下孟翻為于偽翻

君

獨何為守東岡之陂乎

變居汝南安城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

給
變曰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賢曰

亨通也書曰慮善而動動惟厥時度徒洛翻焉于虔翻

與良皆自載至近縣稱病

而還

三年春正月班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

三綬疑當

作王綬綬音受

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

龜茲音丘慈

勇開以恩

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

人到車師前王庭擊走匈奴伊蠡王于伊和谷

蠡音黎

收

得前部五千餘人于是前部始復開通

復扶大翻

還屯田柳

中二月丙子車駕東巡辛卯幸泰山三月戊戌幸魯

還幸東平至東郡歷魏郡河內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初樊

豐周廣謝憚等見楊震連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

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

調徒弔翻見賢遍翻

各起家舍

園池廬觀役費無數

觀古玩翻

震復上疏曰臣備台輔不能

調和陰陽去年十二月四日京師地動其日戊辰三者

皆土位在中官

賢曰戊干辰土也并地動故言三者考異曰震傳作十一月四日按下

文其日戊辰十一月丙申朔戊辰乃十二月四日也

此中臣近官持權用事之象

也臣伏惟陛下以邊境未寧躬自菲薄宮殿垣屋傾倚

杖挂而已

賢曰倚邪也挂音竹柱翻

而親近倖臣未崇斷金

賢曰易繫辭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言邪佞之人不與上同心近其靳翻斷丁亂翻王肅丁管翻

驕溢踰法多

請徒士盛修第舍賣弄威福道路謹諱地動之變殆為

此發

謹許元翻為于偽翻下同

又冬無宿雪春節未雨百僚焦心而

繕修不止誠致旱之徵也惟陛下奮乾剛之德棄驕奢

之臣以承皇天之戒震前後所言轉切帝既不平之而

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以其名儒未敢加害會河間男子

趙騰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

道

結者結定其罪

震上疏救之曰臣聞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則

還自敬德

賢曰尚書無逸之辭還反也敬德加謹以增脩其德也

今趙騰所坐激

訐謗語為罪與手及犯法有差乞為虧除全騰之命

減虧

也許居揭翻

以誘芻蕘輿人之言

賢曰輿衆也詩曰詢于芻蕘左氏傳曰聽輿人之謀

也誘音酉

帝不聽騰竟伏尸都市及帝東巡樊豐等因乘輿

在外競修第宅

乘繩證翻

太尉部掾高舒召大匠令史考校

之

漢公府諸曹掾各有分部賢曰史謂府史也余按漢諸官府各有令史

得豐等所詐下

詔書具奏須行還上之

須待也待車駕行還上言其事下追掾翻上時掌翻

豐等

惶怖

怖普布翻

會太史言星變逆行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

後深用怨懟

賢曰懟怨怒也音直類翻

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

賢曰

震初鄧騭辟之故曰故吏恚于避翻下同

壬戌車駕還京師便時太學

賢曰且于

太學待吉時而後入也故曰便時前書便時上林延壽門杜佑曰便時取日時之便

夜遣使者策

收震太尉印綬震于是柴門絕賓客

柴塞其門也

豐等復惡

之復扶又翻惡令大鴻臚耿寶奏震大臣不服罪懷恚

烏路翻下同

望有詔遣歸本郡

震弘農華陰人

震行至城西夕陽亭

雒陽城西也

乃慷慨謂其諸子門人曰

賢曰慷慨悲歎余謂慷慨不得意而見于辭色也

死

者士之常分

分扶問翻

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猾而不能

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

嬖卑義翻又必計翻

何面目復見日月

復扶又翻下同

身死之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

冢次勿設祭祀因飲酖而卒弘農太守移良

風俗通曰齊公子雍

食邑于移

其後氏焉承樊豐等旨遣吏于陝縣畱停震喪露棺道

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

說文曰郵境上行書舍也廣雅曰郵驛也此言使震諸子代驛

吏傳行文書也陝失冉翻

道路皆為隕涕

為于偽翻

太僕征羌侯來歷曰

征羌侯國屬汝南郡光武以歷曾祖歙有平羌隴之功改汝南當鄉縣為征羌國以封之賢曰征羌故城在今豫州鄆城縣東南

耿寶託元舅之親榮寵過厚不念報國恩而

傾側姦臣傷害忠良其天禍亦將至矣歷歙之曾孫也

欽許及翻

夏四月乙丑車駕入宮

戊辰以光祿勳馮石

為太尉

南單于檀死弟拔立為烏稽侯尸逐鞮單于

鞮丁奚翻

時鮮卑數寇邊

數所角翻下同

度遼將軍耿夔與溫禺犢

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擊之還使屯列衝要

衝要

者當敵之衝邊之要地也賢曰還令新降者屯列衝要降戶江翻

耿夔徵發煩劇新降

者皆怨恨大人阿族等遂反

阿族者新降一部之大人也

脅呼尤徽

欲與俱去呼尤徽曰我老矣受漢家恩寧死不能相隨

衆欲殺之有救者得免阿族等遂將其衆亡去中郎將

馬翼與胡騎追擊破之斬獲殆盡

賢曰殆近也欲死盡所餘無幾

日

南徼外蠻夷內屬

徼吉弔翻

六月鮮卑寇玄菟庚午閏

中山崩

閩中縣屬巴郡賢曰臨閩中水因為名今隆州縣宋白曰閩水紆曲經其三面縣居其中取

之以名

秋七月辛巳以大鴻臚耿寶為大將軍 王聖

江京樊豐等譖太子乳母王男廚監邴吉等殺之

廚監主飲

食家屬徙比景太子思男吉數為歎息

偽為京豐懼有

京豐懼有

後害乃與閹后妄造虛無構讒太子及東宮官屬帝怒

召公卿以下議廢太子耿寶等承旨皆以為當廢太僕

來歷與太常桓焉廷尉犍為張皓議曰

犍居言翻

經說年未

滿十五過惡不在其身且男吉之謀太子容有不知宜

選忠良保傳輔以禮義廢置事重此誠聖恩所宜宿留

賢曰宿留猶停留也音秀溜

帝不從焉郁之子也

郁桓崇之子

張皓退復

上書曰昔賊臣江充造構讒逆傾覆戾園孝武久乃覺

寤雖追前失悔之何及

事見二十三卷武帝征和二年三年

今皇太子方

十歲未習保傅之教可遽責乎書奏不省

省悲景翻

九月丁

酉廢皇太子保為濟陰王居于德陽殿西鍾下

漢官儀曰崇玄

門內德陽殿也按帝紀德陽殿在北宮掖庭中蔡質漢

儀曰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公卿將大夫百官各

陪朝賀蠻貊胡羌朝貢畢見屬郡計吏皆覲宗室諸劉

離會又曰德陽殿周旋容萬人陸高二丈皆文石作壇

激沼水于殿下天子正旦節

會朝百僚于此濟子禮翻來歷乃要結光祿勳殺諷

宗正劉瑋將作大匠薛皓侍中閭丘弘

閭丘複姓左傳齊有閭丘嬰

陳光趙代施延太中大夫九江朱偃等十餘人

要一遙翻殺丁

外翻又丁活翻偃丑羊翻

俱詣鴻都門證太子無過帝與左右患之

左右近習也

乃使中常侍奉詔脅羣臣曰父子一體天性自

然孟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

以義割恩為天下也

偽翻為于

歷諷等不識

大典而與羣小共為謹譁外見忠直

見賢遍翻

而內希後福

飾邪違義豈事君之禮朝廷廣開言路故且一切假貸

若懷迷不反當顯明刑書諫者莫不失色薛皓先頓首

曰固宜如明詔歷怫然

賢曰字林怫鬱也音扶勿翻余謂怫然憤鬱之見于色者

廷

詰皓曰屬通諫何言而今復背之

賢曰屬近也通猶共也近者共諫何乃相

背也屬之欲翻復扶又翻背蒲妹翻

大臣乘車處國事固得輾轉若此

乎

賢曰輾轉不定也詩曰輾轉反側處昌呂翻輾音展

乃各稍自引起歷獨守闕

連日不肯去帝大怒尚書令陳忠與諸尚書遂共劾奏

歷等帝乃免歷兄弟官削國租

削其征羌國租也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黜

歷母武安公主不得會見

武安公主顯宗女也武安縣屬魏郡見賢遍翻

隴

西郡始還狄道

永初五年隴西徙襄武

燒當羌豪麻奴死弟犀

苦立 庚申晦日有食之 冬十月上行幸長安十一
月乙丑還雒陽 是歲京師及諸郡國二十三地震三
十六大水雨雹

雨于
具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宋鐸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三十七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漢紀四十三

起旃蒙赤奮若盡昭陽作噩凡九年

孝安皇帝下

延光四年春二月乙亥下邳惠王衍薨 甲辰車駕南

巡 三月戊午朔日有食之 庚申帝至宛不豫

宛于元初

書金滕王有疾弗豫 孔安國注曰不悅豫

乙丑帝發自宛丁卯至葉崩于乘

輿葉式涉翻年三十二皇后與閭顯兄弟江京樊豐等

乘繩證翻

謀曰今晏駕道次

賢曰晏晚也臣下不敢斥言帝崩猶言晚駕而出道次猶言路次也

濟

陰王在內邈迨公卿立之還為大害

邈下解翻迨戶茂翻

乃偽云

帝疾甚徙御卧車所在上食問起居如故

上時掌翻

驅馳行

四日庚午還宮

自葉至雒陽六百餘里

辛未遣司徒劉熹詣郊廟

社稷告天請命

武王有疾周公為三壇同墠因太王王季文王以請命于天後世踵而行之

其夕發喪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以顯為車騎將

軍儀同三司太后欲久專國政貪立幼年與顯等定策

禁中迎濟北惠王子北鄉侯懿為嗣

賢曰惠王名壽章帝子也濟子禮翻

考異曰東觀記續漢書作北鄉侯續今從袁紀范書

濟陰王以廢黜不得上殿親

臨梓宮

臨力鵠翻

悲號不食

號戶刀翻

內外羣僚莫不哀之

甲

戊濟南孝王香薨無子國絕

香濟南安王康之孫康光武子也

乙酉

北鄉侯即皇帝位

夏四月丁酉太尉馮石為太傅司

徒劉燾為太尉叅錄尚書事前司空李邵為司徒

邵古合翻

又曷閤翻

閤顯忌大將軍耿寶位尊權重威行前朝

朝直遙翻

乃風有司奏寶及其黨與

風讀曰諷

中常侍樊豐虎賁中郎

將謝惲侍中周廣野王君王聖聖女永等更相阿黨互

作威福皆大不道辛卯豐惲廣皆下獄死

更工衡翻
下邈稼翻

家

屬徒比景貶寶及弟子林慮侯承皆為亭侯

牟平侯耿
舒子龍尚

顯宗女隆慮公主寶嗣襲封而弟子承紹公主封為
林慮侯林慮即隆慮也避殤帝諱改隆為林慮音盧遣

就國寶于道自殺王聖母子徙雁門于是以閭景為衛

尉耀為城門校尉晏為執金吾兄弟並處權要

處昌
呂翻

威

福自由

己酉葬孝安皇帝于恭陵

賢曰恭陵在今洛
陽東北二十七里

廟曰恭宗

六月乙巳赦天下

秋七月西域長史班

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

擊後部王軍就大破之

敦煌徒門翻鄯上扇翻

獲首虜八千餘人生

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傳首京

師

索班事見上卷永寧元年

冬十月丙午越嵩山崩

嵩音髓

北鄉

侯病篤中常侍孫程謂濟陰王謁者長興渠曰

賢曰興姓渠名

余按百官志王國謁者比四百石其下有禮樂長衛士長醫工長永巷長祠祀長而無謁者長竊意長興姓也

王以嫡統本無失德先帝用讒遂至廢黜若北鄉侯不

起相與共斷江京閹顯事無不成者

斷丁亂翻

渠然之又中

黃門南陽王康先為太子府史

太子府史掌東官府藏

及長樂太

官丞京兆王國等

長樂太官丞掌太
后食膳樂音洛

並附同于程

附同者既

相黨附又
與之同謀

江京謂閭顯曰北鄉侯病不解

解散也言病
纏于身而不

散也國嗣宜以時定何不早徵諸王子簡所置乎

簡擇也
置立也

顯以為然辛亥北鄉侯薨顯白太后祕不發喪更徵諸

王子閉宮門屯兵自守十一月乙卯孫程王康王國與

中黃門黃龍彭愷孟叔李建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

李元楊佗陳予趙封李剛魏猛苗光等聚謀于西鍾下

皆截單衣為擔丁已京師及郡國十六地震是夜程等

共會崇德殿上

崇德殿在南宮水經注魏文帝于漢崇德殿故處起太極殿蓋南宮正殿也

因入章臺門時江京劉安及李閏陳達等俱坐省門下

省門即禁門也前書謂禁中為省中

程與王康共就斬京安達以李閏權

執積為省內所服欲引為主因舉刃脅閏曰今當立濟

陰王母得搖動閏曰諾于是扶閏起俱于西鍾下迎濟

陰王即皇帝位時年十一召尚書令僕射以下從輦幸

南宮程等留守省門遮扞內外帝登雲臺召公卿百僚

使虎賁羽林士屯南北宮諸門閤顯時在禁中憂迫不

知所為

顯蓋在北宮

小黃門樊登勸顯以太后詔召越騎校

尉馮詩虎賁中郎將閭崇將兵屯平朔門以禦程等

考異

曰宦者傳作朔平門今從袁紀余按百官志朔平門北宮北門也恐當以宦者傳為是

顯誘詩入

省謂曰濟陰王立非皇太后意璽綬在此

誘音酉璽斯氏翻綬音受

此謂天子璽綬也

苟盡力效功封侯可得太后使授之印曰能

得濟陰王者封萬戶侯得李閏者五千戶侯詩等皆許

諾辭以卒被召所將衆少

卒讀曰猝

顯使與登迎吏士于左

掖門外詩因格殺登歸營屯守顯弟衛尉尉景遽從省中

還外府

外府衛尉府也

收兵至盛德門孫程傳召諸尚書使收

景

傳召傳詔召之也

尚書郭鎮時卧病聞之即率直宿羽林出

南止車門逢景從吏士拔白刃呼曰無干兵鎮即下車

持節詔之景曰何等詔因斫鎮不中

呼火故翻中竹仲翻

鎮引劔

擊景墮車左右以戟义其胷遂禽之送廷尉獄即夜死

戊午遣使者入省奪得璽綬帝乃幸嘉德殿

按帝紀嘉德殿在南

宮遣侍御史持節收閭顯及其弟城門校尉耀執金吾

晏並下獄誅

下遐
稼翻

家屬皆徙比景遷太后于離宮已未

開門罷屯兵壬戌詔司隸校尉惟閭顯江京近親當伏

辜誅其餘務崇寬貸封孫程等皆為列侯程食邑萬戶

王康王國食九千戶黃龍食五千戶彭愷孟叔李建食

四千二百戶王成張賢史汎馬國王道李元楊佗陳予

趙封李剛食四千戶魏猛食二千戶苗光食千戶是為

十九侯

孫程為浮陽侯王康為華容侯王國為酈侯黃
龍為湘南侯彭愷為西平昌侯孟叔為中廬侯

李建為復陽侯王成為廣宗侯張賢為祝阿侯史汎為
臨沮侯馬國為廣平侯王道為范縣侯李元為褒信侯

楊佗為山都侯陳予為下雋侯趙封為析縣侯
李剛為枝江侯魏猛為夷陵侯苗光為東阿侯
加賜車

馬金銀錢帛各有差李閏以先不預謀故不封擢孫程

為騎都尉初程等入章臺門苗光獨不入詔書錄功臣

令王康疏名康詐疏光入章臺門光未受符策

漢初封王侯皆

剖符至武帝封齊燕心不自安詣黃門令自告

黃門令主省中

諸宦者故有司奏康光欺詐主上詔書勿問以將作大

詣之自告

匠來歷為衛尉役諷問丘弘等先卒皆拜其子為郎朱

倭施延陳光趙代皆見拔用後至公卿

以來歷等鴻都門之諫也事見

上卷上年殺丁外翻
又丁活翻倭丑羊翻

徵王男邴吉家屬還京師厚加賞

賜

男吉家徙事見上卷上年

帝之見廢也監太子家小黃門籍建傅

高梵

監古街翻賢曰梵音扶汎翻余按來歷傳傳中傳也梵又房戎翻

長秋長趙熹丞

良賀

良姓也左傳鄭良霄穆公子子良之孫

藥長夏珍皆坐徙朔方

長秋長蓋

即大長秋丞一人六百石中宮藥長四百石皆皇后宮官

帝即位並擢為中常侍初

閭顯辟崔駰之子瑗為吏

駰音因

瑗以北鄉侯立不以正

知顯將敗欲說令廢立而顯日沈醉

說輔芮翻下同沈持林翻

不能

得見乃謂長史陳禪曰中常侍江京等惑蠱先帝廢黜

正統扶立疎孽

孔穎達曰孽者孽也樹木斬而復生謂之孽以嫡子比根幹庶子比枝葉故孽

子枝庶也中候曰無易樹子注云樹子適子玉藻云公子曰臣孽注孽當為析文王曰本支百世是適子比樹

本庶子比枝葉也

少帝即位發病廟中周勃之徵于斯復見

賢曰

呂后立惠帝後宮子為少帝周勃廢之也

今欲與君共求見說將軍

說式芮翻

白

太后收京等廢少帝引立濟陰王必上當天心下合人

望伊霍之功不下席而立則將軍兄弟傳祚于無窮若

拒違天意久曠神器則將以無辜并辜元惡

元惡大惡也并辜謂

與之同獲罪也

此所謂禍福之會分功之時也

史記蔡澤說范雎曰君獨不見

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今君相秦坐制
諸侯使天下皆畏秦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
禪猶豫

未敢從會顯敗瑗坐被斥

被皮義翻

門生蘇祗欲上書言狀

瑗遽止之時陳禪為司隸校尉召瑗謂曰弟聽祗上書

賢曰弟但也司馬相如傳曰弟俱如臨邛弟讀如第

禪請為之證瑗曰此譬猶兒

妾屏語耳

屏必郢翻于隱屏之處相與私語也

願使君勿復出口

禪時為司隸校

尉故稱之曰使君司隸校尉部察三輔三河弘農其職猶十三部使者鮑永為司隸校尉光武曰奉使如此何如復扶又遂辭歸不復應州郡命已卯以諸王禮葬

翻下同

北鄉侯司空劉授以阿附惡逆辟召非其人策免

辟召

非人事見上
卷延光二年

十二月甲申以少府河南陶敦為司空

楊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

事見上卷上年

詔除震

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于華陰潼亭

賢曰墓在今潼關西

大道之北其碑遠近畢至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

高居

尚存華戶化翻

號郡以狀上

上時掌翻

中牢即少

牢羊豕具也復扶入翻下同

議郎陳禪以為閭太后與帝無母子

恩宜徙別館絕朝見

朝直遙翻見賢遍翻

群臣議者咸以為宜司

徒掾汝南周舉謂李郃曰昔瞽瞍常欲殺舜舜事之逾

謹瞽瞍使舜塗廩而自下焚廩使浚井既入從而揜之
其欲殺者屢矣而舜事瞽瞍彌謹書曰祇載見瞽瞍
夔夔齊栗掾俞絹翻
邠曷閭翻又古合翻鄭武姜謀殺莊公莊公誓之黃泉

秦始皇怨母失行

行下孟翻

久而隔絕後感潁考叔茅焦之

言復修子道書傳美之

鄭武姜愛少子共叔段謀殺莊公公寘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

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潁考叔以舍肉遺母感之遂為母子如初秦始皇事見六卷九年

今諸閭新

誅太后幽在離宮若悲愁生疾一旦不虞主上將何以

令于天下如從禪議後世歸咎明公宜密表朝廷令奉

太后率羣臣朝覲如舊以厭天心以答人望

厭如字滿也

邠

即上疏陳之

孝順皇帝上

諱保安帝之子也諡法慈和偏服曰順伏侯古今注曰保之字曰守

永建元年春正月帝朝太后于東宮太后意乃安 甲

寅赦天下 辛未皇太后閤氏崩 辛巳太傅馮石太

尉劉熹以阿黨權貴免司徒李邵罷 二月甲申葬安

思皇后

賢曰諡法謀慮不愆曰思

丙戌以太常桓焉為太傅大鴻

臚朱寵為太尉參錄尚書事長樂少府朱伉為司徒

臚陵

如翻樂音洛

封尚書郭鎮為定潁侯

以禽閭景功也定潁侯國屬汝

張丑羊翻

南郡 隴西鍾羌反校尉馬賢擊之戰于臨洮斬首千餘

級羌衆皆降由是涼州復安

洮土刀翻降戶
江翻復扶又翻

六月己

亥封濟南簡王錯子顯為濟南王

安帝延光四年濟南
國絕今紹封諡法一

德不懈曰簡又臣
諡恭敬行善曰簡

秋七月庚午以衛尉來歷為車騎

將軍 八月鮮卑寇代郡太守李超戰歿 司隸校尉

虞詡到官數月奏馮石劉熹免之又劾奏中常侍程璜

陳秉孟生李閏等

劾戶槩翻
又戶得翻

百官側目號為苛刻三公

劾奏詡盛夏多拘繫無辜為吏民患

三公欲致詡罪言
盛夏當順天地長

物之性不當違法拘繫無辜劾戶槩翻又戶得翻

詔上書自訟

考異曰詔傳曰帝省其章乃

為免司空陶敦按袁紀孫程就國在九月而敦免在十月蓋帝由此知敦不直因事免之不然何三府共奏而獨免敦也

曰法禁者俗之隄防刑罰者民之銜轡今州曰任

郡郡曰任縣更相委遠

更工衡翻遠于願翻

百姓怨窮以苟容為

賢盡節為愚臣所發舉臧罪非一

臧古臧字通

三府恐為臣

所奏遂加誣罪臣將從史魚死即以尸諫耳

韓詩外傳曰衛大夫

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為人臣生不能進賢退不肖死不當治喪正堂殯我于室足矣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乃立召蘧伯玉而貴之斥彌子瑕而退之徙殯于正

堂成禮而後去

帝省其章乃不罪詡

省悲景翻

中常侍張防賣弄權

執請託受取詡案之屢寢不報詡不勝其憤

勝音升

乃自

繫廷尉奏言晉孝安皇帝任用樊豐交亂嫡統幾亡社

稷

事見上卷安帝延光三年幾居希翻

今者張防復弄威柄

復扶又翻下同

國家

之禍將重至矣

重直用翻

臣不忍與防同朝謹自繫以聞無

令臣襲楊震之跡

楊震事見上卷延光三年

書奏防流涕訴帝詡坐

論輸左校

將作大匠有左校令掌左工徒輸左校者免官為徒輸作左校也校戶教翻

防必

欲害之二日之中傳考四獄獄吏勸詡自引

自引謂引分自裁也

傳株戀翻

詡曰寧伏歐刀以示遠近

謂寧受刑而死于市也

啗鳴自殺

類篇曰啼泣無聲謂之啗歎傷謂之鳴

是非孰辯邪浮陽侯孫程祝阿侯

張賢相率乞見

浮陽侯國屬勃海郡見賢遍翻

程曰陛下始與臣等造

事之時

賢曰謂帝被廢程等謀立之時也

常疾奸臣知其傾國今者即

位而復自為何以非先帝乎司隸校尉虞詡為陛下盡

忠

為于偽翻

而更被拘繫常侍張防臧罪明正反構忠良今

客星守羽林

史記天官書虛危南有衆星曰羽林晉書天文志羽林四十五星在營室南

其

占宮中有奸臣宜急收防送獄以塞天變

塞悲則翻

時防立

在帝後程叱防曰奸臣張防何不下殿防不得已趨就

東箱

賢曰埤蒼云箱序也字或作廂

程曰陛下急收防無令從阿母求

請

賢曰阿母宋娥也

帝問諸尚書尚書賈朗素與防善證詔之

臯帝疑焉謂程曰且出吾方思之于是詔子顗

顗既豈翻

與

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叩頭流血訴言枉

狀梵入言之

梵房戎翻又房汎翻

防坐徙邊賈朗等六人或死或

黜即日赦出詔程復上書陳詔有大功語甚切激

復扶又翻

帝感悟復徵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詔上疏薦議郎

南陽左雄曰臣見方今公卿以下類多拱默

拱默言拱手而默無

一言以樹恩為賢盡節為愚至相戒曰白壁不可為容容

多後福

賢曰容容猶和同也言不可為白壁之清潔常與衆人和同也

伏見議郎左雄

有王臣蹇蹇之節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宜擢在喉舌之官

東都謂尚

書為喉舌之官以其出納王命也

必有匡弼之益由是拜雄尚書

浮

陽侯孫程等懷表上殿爭功帝怒有司劾奏程等干亂

悖逆

劾戶縣翻又戶得翻悖蒲沒翻又蒲內翻

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都

益其驕恣帝乃免程等官悉徙封遠縣因遣十九侯就

國敕雒陽令促期發遣司徒掾周舉說朱伥曰朝廷在

西鍾下時非孫程等宣立

東都謂天子為國家又謂為朝廷說翰芮翻伥丑羊翻

今忘其大德錄其小過如道路天折

天子紹翻

帝有殺功臣

之譏及令未去宜急表之伥曰今詔指方怒吾獨表此

必致罪譴舉曰明公年過八十位為台輔不于今時竭

忠報國惜身安寵欲以何求祿位雖全必陷佞邪之譏

諫而獲罪猶有忠貞之名若舉言不足採請從此辭伥

乃表諫帝果從之程徙封宜城侯

宜城縣屬南郡春秋之羅國也考異曰

表紀秋七月有司奏浮陽侯孫程祀阿侯張賢為司隸校尉虞詡訶叱左右謗訕大臣妄造不祥干亂悖逆王國等皆與程黨久留京師益其驕溢詔免程等徙為都梁侯程怨恨封還印綬更封為宜城侯范書孫程傳亦云坐訟虞詡訶叱左右就國按虞詡傳程言見用上不以為怒周舉傳云程坐爭功就國今從之

到國

怨恨恚懟

恚于避翻懟直類翻

封還印綬符策亡歸京師往來山

中詔書追求復故爵土賜車馬衣物遣還國 冬十月

丁亥司空陶敦免 朔方以西障塞多壞鮮卑因此數

侵南匈奴

數所角翻

單于憂恐上書乞修復障塞庚寅詔黎

陽營兵出屯中山北界

賢曰黎陽先置營兵以南單于求復障塞恐入侵擾亂置屯兵

于中山北界舊中山郡今之定州是也余謂令緣邊郡移黎陽營屯中山北界不過為南部聲援耳

增置步兵列屯塞下教習戰射以廷尉張皓為司空

班勇更立車師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為王

更工衡翻下同

勇

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

校戶教翻且子余翻范書東且彌國去洛陽九千二百里

亦更立其種人為王

種章勇翻

于是車師六國悉平

西域傳卑陸蒲

類東且彌移支車師前後王是為六國

勇遂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亡

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生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

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

至金且谷

且於
余翻

勇使假司馬曹俊救之單于引去俊追

斬其貴人骨都侯于是呼衍王遂徙居枯梧河上是後
車師無復虜跡

二年春正月申郎將張國以南單于兵擊鮮卑其至鞬

破之

鞬居
言翻

二月遼東鮮卑寇遼東玄菟

菟同
都翻

烏桓校

尉耿昇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出塞擊之斬獲甚衆鮮

卑三萬人詣遼東降

降戶江
翻下同

三月旱初帝母李氏

瘞在雒陽北

李氏死見上卷安帝
元初二年瘞於計翻

帝初不知至是左右

白之帝乃發哀親到瘞所更以禮殯

殯用皇后禮瘞于計翻

六月

乙酉追謚為恭愍皇后葬于恭陵之北

西域城郭諸

國皆服于漢唯焉耆王元孟未降

元孟和帝永元六年班超所立也

班

勇奏請攻之于是遣敦煌太守張朗將河西四郡兵三

千人配勇

敦徒門翻

因發諸國兵四萬餘人分為兩道擊之

勇從南道朗從北道約期俱至焉耆而朗先有罪欲徼

功自贖

徼一遙翻

遂先期至爵離關

釋氏西域記龜茲國北四十里山上有寺名雀

離大清淨

遣司馬將兵前戰獲首虜二千餘人元孟懼

先悲苻翻

誅逆遣使乞降張朗逕入焉者受降而還朗得免誅勇

以後期徵下獄免

夏之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張朗先期以徵功法所必

誅則班勇非後期也漢之用刑不審厥衷勇免之後西域事去矣下邳稼翻

秋七月甲戌

朔日有食之 壬午太尉朱寵司徒朱伥免庚子以太

常劉光為太尉錄尚書事光祿勳汝南許敬為司徒光矩之弟也敬仕于和安之間當竇鄧閻氏之盛無所屈

撓

撓奴教翻

三家既敗士大夫多染污者

污鳥故翻

獨無謗言及

于敬當世以此貴之初南陽樊英少有學行

少詩照翻行下

孟名著海內隱于壺山之陽

賢曰壺山在今鄧州新城縣北即張衡南都賦所云

天封大孤是也

州郡前後禮請不應公卿舉賢良方正有道皆

不行安帝賜策書徵之不赴是歲帝復以策書玄纁備

禮徵英

復扶又翻

英固辭疾篤詔切責郡縣駕載上道英不

得已到京稱疾不肯起彊輿入殿

彊其兩翻

猶不能屈帝使

出就太醫養疾

太醫令屬少府掌諸醫有藥丞方丞

月致羊酒其後帝乃

為英設壇

為于偽翻

令公車令導尚書奉引

引與鞞同音羊晉翻

賜几

杖待以師傅之禮

考異曰英傳云四年三月乃設壇場見英黃瓊傳李固勸書已云樊英

設壇席及瓊至上疏薦英稱光祿大夫則是瓊至之時英已嘗設壇見之而為光祿大夫矣至三年旱瓊復上疏若四年方設壇場見英則都延問得失拜五官中郎與瓊傳異知其必不在四年也

將數月英稱疾篤詔以為光祿大夫賜告歸令所在送

穀以歲時致牛酒英辭位不受有詔譬旨勿聽

有詔書譬曉以

上旨不聽其辭位也

英初被詔命

被皮義翻下同

衆皆以為必不降志南

郡王逸素與英善因與其書多引古譬諭勸使就聘英

順逸議而至及後應對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河

南張楷與英俱徵謂英曰天下有二道出與處也

處昌呂翻

同下 吾前以子之出能輔是君也濟斯民也而子始以不

訾之身

賢曰訾量也言無量可比之貴重之極也訾音資

怒萬乘之主

按英傳英彊輿

入殿猶不以禮屈帝怒謂英曰朕能生君能殺君能貴君能賤君能富君能貧君君何以慢朕命英曰臣受命于天生盡其命天也死不得其命亦天也陛下馬能生臣馬能殺臣臣見暴君如見仇讐立其朝猶不肯可得而貴乎雖在布衣之列環堵之中晏然自得不易萬乘之尊又可得而賤乎陛下馬能貴臣馬得賤臣非禮之祿雖萬鍾不受也申其志雖簞食不厭也陛下馬能富臣馬能貧臣乎帝不能屈而敬其名使出就太醫養疾月致羊酒及其享受爵祿又不聞匡救之術進退無所據矣

臣光曰古之君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隱隱非君

予之所欲也人莫已知而道不得行羣邪共處

處昌呂翻

而害將及身故深藏以避之王者舉逸民揚仄陋

論語

曰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堯典曰明明揚側陋

固為其有益于國家

偽翻為于

非以徇世俗之耳目也是故有道德足以尊主智能

足以庇民被褐懷玉深藏不市

聖人被褐懷玉玉至寶也被褐而懷之喻

珍美不外見也良賈深藏若虛賈有善貨深藏若無所有者不得善賈則不售此皆以喻抱道懷才之士

義翻

則王者當盡禮而致之屈己以訪之克己以從

之然後能利澤施于四表功烈格于上下蓋取其道

不取其人務其實不務其名也其或禮備而不至意

勤而不起則姑內自循省而不敢彊致其人

省悲景
翻彊其

兩翻曰豈吾德之薄而不足慕乎政之亂而不可輔乎

羣小在朝而不敢進乎誠心不至而憂其言之不用

乎何賢者之不我從也苟其德已厚矣政已治矣羣

小遠矣

治直吏翻
遠于願翻

誠心至矣彼將扣閭而自售又安

有勤求而不至者哉荀子曰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

其木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木無益也

楊倞曰南方人
照蟬取而食之

禮記有螭
范是也

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

歸明火也或者人主耻不能致乃至誘之以高位脅

之以嚴刑

公孫述之待李業諸人政如此誘音酉

使彼誠君子邪則位

非所貪刑非所畏終不可得而致也可致者皆貪位

畏刑之人也烏足貴哉若乃孝弟著于家庭行誼隆

于鄉曲

弟讀曰悌行下孟翻

利不苟取仕不苟進潔已安分優

游卒歲

分扶問翻卒子恤翻

雖不足以尊主庇民是亦清修之

吉士也王者當褒優安養俾遂其志若孝昭之待韓

福

昭帝元鳳元年三月賜郡國所選有行義者涿郡韓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

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令郡縣常以正月賜羊酒其有不幸者賜衣一襲祠以中牢

光武

之遇周黨

事見四十一卷建武五年

以勵廉耻美風俗斯亦可矣

固不當如范升之詆毀又不可如張楷之責望也至

于飾偽以邀譽釣奇以驚俗不食君祿而爭屠沽之

利不受小官而規卿相之位名與實反心與迹違斯

乃華士少正卯之流

韓非子曰太公封于齊東海上

有華裔華士昆弟二人太公殺之周公急傳而問曰二子皆賢人殺之何也太公曰是昆弟立議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

侯是望不得而友也耕而食之掘而飲之無求于人
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聖王所以使人非爵賞
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誰為君乎是以
誅之也荀子曰孔子為魯相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
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
得無失乎孔子曰其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
心達而險二曰行僻而堅三曰言偽而辯四曰記醜
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于人則不得免于
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
其得免于聖王之誅幸矣尚何聘召
之有哉

時又徵廣漢楊厚江夏黃瓊瓊香之子也厚既至豫陳

漢有三百五十年之厄以為戒

賢曰春秋命歷序曰四百年之間閉四門聽外

難群異並賊官有孽臣州有兵亂五七弱暴漸之效也
宋均注云五七三百五十歲當順帝漸微四方多逆賊

也拜議郎瓊將至李固以書逆遺之曰

遺于季翻

君子謂伯

夷隘柳下惠不恭不夷不惠可否之間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

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賢曰論語孔子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鄭玄注云不為夷齊之清不為惠連之屈故曰異于是也聖賢居身之所珍

也誠欲枕山棲谷

枕之鵠翻

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

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

舜之君此為士行其志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

缺皦皦者易汙

皦皦山之高也皦皦玉石之白也皦倪么翻易以鼓翻

盛名之下

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

被皮義翻

朝廷設壇席猶

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

行下孟翻

而毀謗

布流應時折減者

言其名譽折減也折食列翻

豈非觀聽望深聲名

太盛乎

言其聲名之盛素動人之觀聽故所望者深也

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

盜虛聲

處昌呂翻

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

耳瓊至拜議郎稍遷尚書僕射瓊昔隨父在臺閣

瓊父香和

帝時為尚書令

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

達明也練習也言明習尚書諸

也曹事 爭議朝堂莫能抗奪

莫能抗言以奪其議也朝直遙翻

數上疏言

事

數所角翻

上頗採用之李固郃之子

郃曷閤翻又古合翻

少好學

少詩

沼翻好呼到翻

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

策馬策也

負笈從師不遠千

里

笈極晬翻書箱也不遠千里不憚千里之遠也

遂究覽墳籍為世大儒每到

太學密入公府定省父母

記曰凡為人子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孔穎達曰安定

其牀衽也省問其安否何如省悉景翻

不令同業諸生知其為郃子也

三年春正月丙子京師地震

夏六月旱

秋七月茂

陵園寢災

九月鮮卑寇漁陽

冬十二月己亥太傅

桓焉免 車騎將軍來歷罷 南單于拔死弟休利立
為去特若尸逐就單于 帝悉召孫程等還京師

四年春正月丙寅赦天下 丙子帝加元服 夏五月

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

御

御進也

而桂陽太守文磐

郡國志桂陽郡在雒陽南三千九百里磐音力公翻

不

惟竭忠宣暢本朝

言不思宣暢本朝遇災修省之意也朝直遙翻

而遠獻大珠

以求幸媚今封以還之

不罪磐而但封還其珠非所以昭德塞違也

五州

雨水 秋八月丁巳太尉劉光司空張皓免 尚書僕

射虞詡上言安定北地上郡山川險阨沃埜千里土宜

畜牧水可溉漕

既可溉田又可通漕也畜許六翻

頃遭元元之災

洪氏隸釋

曰東漢書鄧騭傳元二之災注云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于上字之下為小二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舛舛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趙氏云楊孟文石門碑漢威宗建和二年立其文有曰中遭元二橋梁斷絕若讀為元元則為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注未必然也余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凡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烝烝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然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輶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漢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流三年零陵生芝

少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則論衡所云元二者蓋謂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羌搖蕩西州詔薦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薦班師迎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災人士荒飢盜賊羣起四夷侵叛薦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羌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薦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

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弃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離力智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

固今三郡未復園陵單外

賢曰園陵謂長安諸陵園也單外謂不固余謂西漢諸陵

園不皆在長女單外言無蔽障

而公卿選懦容頭過身

賢曰前書音義曰選懦柔怯也

懦音而

張解設難

張解者開張其說以為解設難者鋪設其辭以發難難乃旦翻

但計

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九月詔復安定北

地上郡還舊土

安帝永初五年三郡內徙

癸酉以大鴻臚龐參為

太尉錄尚書事

臚陵如翻龐皮江翻

太常王龔為司空冬十一

月庚辰司徒許敬免

鮮卑寇朔方

十二月乙卯以

宗正弘農劉崎為司徒

崎丘宜翻

是歲于寘王放前殺拘

彌王興自立其子為拘彌王

拘彌王居寧彌城去長史所居柳中城四千九百里

而遣使者貢獻敦煌太守徐由上求討之

敦煌徒門翻
上時掌翻

帝

赦于寘罪令歸拘彌國放前不肯

五年夏四月京師旱 京師及郡國十二蝗 定遠侯

班超之孫始尚帝姑陰城公主

公主清河孝王之女陰
縣屬南陽郡宋白曰陰

城縣在今穀城縣北宋
乾德二年置光化軍

主驕淫無道始積忿怒伏刃殺

主冬十月乙亥始坐腰斬同產皆棄市

六年春二月庚午河間孝王開薨子政嗣政傲狠不奉

法

狠下
壑翻

帝以侍御史吳郡沈景有彊能擢為河間相

侍御

史秩六百石擢為王國相秩二千石相悉亮翻

景到國謁王王不正服箕踞殿

上侍郎贊拜景峙不為禮

賢曰時立也

問王所在虎賁曰是

非王邪

賁音奔

景曰王不正服常人何別今相謁王豈謁

無禮者邪王慙而更服

別彼列翻更工衡翻

景然後拜出住宮門

外請王傳責之

漢諸王國有太傅至成帝時更曰傅

曰前發京師陞見受

詔

見賢遍翻

以王不恭相使檢督諸君空受爵祿曾無訓導

之義因奏治其罪

治直之翻

詔書讓政而詰責傅景因捕諸

奸人奏案其辜殺戮尤惡者數十人出冤獄百餘人政

遂為改節悔過自修

為于偽翻

帝以伊吾膏腴之地傍近

西域匈奴資之以為鈔暴

近其靳翻鈔楚交翻

三月辛亥復令開

設屯田如永元時事

見四十七卷和帝永元二年

置伊吾司馬一人

初安帝薄于藝文博士不復講習朋徒相視怠散學

舍積敝鞠為園蔬

積徒回翻賢曰詩小雅曰鞠為茂艸注曰鞠窮也

或牧兒莠

豎薪刈其下

莠豎刈艸者也莠如招翻

將作大匠翟酺上疏請脩繕

誘進後學帝從之

翟直格翻酺薄乎翻誘音酉

秋九月繕起太學凡

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護烏桓校尉耿

曄遣兵擊鮮卑破之

曄與畢同

護羌校尉韓皓轉湟中屯

田置兩河間以逼羣羌

兩河謂賜支河及逢留大河也

皓坐事徵以張

掖太守馬續代為校尉兩河間羌以屯田近之

近其恐斬翻

必見圖乃解仇詛盟各自敝備

詛莊助翻

續上移田還湟中

上上奏也音時掌翻

羌意乃安

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

人莫知所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

書四人姓氏于籌禱之于神而探之得之

為人選探宅南翻

尚書僕射南郡胡廣與尚書馮翊郭虔史敞

上疏諫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

策決疑靈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卜筮

既未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于自然

賢曰

詩云克岐克嶷鄭注云岐嶷然意有所

知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嶷魚力翻 倪天必有異表

賢曰倪音苦見翻說文曰倪譬論也詩云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言大邦有

子女譬天之有女弟故求為配焉 宜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釣

以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

斷丁亂翻

帝從之恭懷皇后弟子

乘氏侯商之女

恭懷皇后和帝母梁貴人也乘氏縣屬濟陰郡春秋之乘丘也乘繩證翻

選

入掖庭為貴人常特被引御從容辭曰夫陽以博施為

德

被皮義翻從千容翻施式智翻

陰以不專為義螽斯則百福所由興

也

言后妃不妬忌若螽斯則子孫衆多而百福興矣

願陛下思雲雨之均澤小

妾得免于罪帝由是賢之

陽嘉元年春正月乙巳立貴人梁氏為皇后 京師旱

三月揚州六郡妖賊章河等寇四十九縣殺傷長吏

揚州部九江丹陽廬江會稽吳豫章等六郡妖於驕翻長知兩翻

庚寅赦天下改元

夏四月梁商加位特進頃之拜執金吾 冬耿曄遣

烏桓戎末魔等鈔擊鮮卑大獲而還

前書鮮卑傳作戎末鹿賢曰鹿音胡

罪翻鈔
楚交翻

鮮卑復寇遼東屬國耿曄移屯遼東無慮城以

拒之

復扶又翻郡國志遼東屬國故邯鄲西部都尉安帝時以為屬國都尉領昌遼賓徒徒河無慮險瀆

房六城在雒陽東北三千二百六十里無慮因鑿無慮山以名縣慮音廬

尚書令左雄上

疏曰昔宣帝以為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于其事則

民服教化其有政治者輒以璽書勉勵增秩賜金公卿

缺則以次用之是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漢世良吏于

茲為盛

謂尹翁歸韓延壽朱邑龔遂黃霸之屬也事並見宣帝紀數所角翻治直吏翻稱尺證翻

今

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久謂殺害不辜

為威風聚斂整辦為賢能

斂力

以治已安民為劣弱

治直

翻之奉法循理為不治髡鉗之戮生于畦皆

師古曰畦皆舉目皆也猶

言顧瞻之頃也畦音厓皆音才賜翻字書曰畦牛懈翻怒視也

覆尸之禍成于喜怒視

民如寇讐稅之如豺虎監司項背相望

賢曰項背相望謂前後相顧也

監古銜翻背音輩

與同疾疢

言同有此病也疢丑刃翻

見非不舉聞惡不察

觀政于亭傳責成于朞月

言郡縣長吏飾亭傳以夸過使客監司亦以是觀政也賢

曰朞匝也謂一歲傳株戀翻

言善不稱德論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譽

拘檢者離毀

賢曰離遭也譽音余

或因臯而引高或色斯而求名

因有罪而先自弃官以為高論語曰色斯舉矣此言州見上之人顏色不善則舉而去之以求見幾之名也

宰不覆

覆審也

競共辟召踴躍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

案而亡不受罪會赦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

分故使姦猾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

部吏職賤祿薄車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貪者充

家特選橫調

曰特曰橫皆出于常賦之外者也賢曰調徵也徒鈞翻

紛紛不絕送

迎煩費損政傷民和氣未洽災眚不消咎皆在此臣愚

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移徙非父

母喪不得去官

守式又翻相息亮翻長知兩翻

其不從法禁不式王命

賢曰式用也

錮之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

就法者

劾戶歷翻又戶得翻

徙家邊郡以懲其後其鄉部親民之

吏皆用儒生清白任從政者

賢曰任堪也音人林翻

寬其負筭

賢曰

負欠也筭口錢也儒生未有品秩故寬之

增其秩祿吏職滿歲宰府州郡乃

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

塞悲則翻

虛偽之端絕送迎之役

損賦斂之源息循理之吏得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

所矣帝感其言復申無故去官之禁

先已有此禁今復申嚴之復扶又翻

又下有司考吏治真偽詳所施行

下遐稼翻
治直吏翻

而宦官不

便終不能行雄又上言孔子曰四十不惑

見論語

禮稱彊

仕

曲禮曰四十曰彊而仕

請自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

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

賢曰儒有一家之學故稱家法也

文吏課牋奏

周成雜字曰牋表也漢雜事曰凡羣臣之書通于天子者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駁議章者需頭稱

稽首上以聞謝恩陳事詣闕通者也奏者亦需頭其京

師官但言稽首言下言稽首以聞其中有所請若罪法

劾案公府送御史臺卿校送謁者臺也表者不需頭上

言臣某言下言誠惶誠恐頓首頓首死罪死罪左方下

附曰某官臣

副之端門

宮之正南門曰端門尚書于此受天下章奏令舉者先詣公府

某甲乙上

課試以副本納之端門尚書審覈之練其虛實以觀異能以美風俗有不

承科令者正其罪法若有茂材異行

行下孟翻茂材即秀才賈公彥曰漢

光武諱秀改為茂才

自可不拘年齒帝從之胡廣郭虔史敞上書

駁之曰凡選舉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

陳平六出奇計以佐高帝子產相鄭擇能而使之內無國中之亂外無諸

侯之患說苑曰晏子化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請改道易行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臣前

之化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君反以罪臣今則反是而更蒙賀景公下席而謝駁北角翻

甘奇顯

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在弱冠

史記曰秦欲與燕伐趙以廣河間之地甘

羅年十二使于趙趙王立割五城以廣河間秦乃封羅為上卿說苑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主東阿東阿大化前書終軍年十八自請願以長纓必繫南越王而致之闕下武帝大悅擢為諫大夫貢誼年十八揚聲漢庭文帝超遷

前世以來貢舉之制莫或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刻

戾舊章便利未明衆心不厭

回轉也反也賢曰刻削也戾乖也厭滿也刻楚限翻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之

後議者剥異

下遐稼翻下同剥與駁同

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

言已行

言若附同雄言而與駁議者異則朝政為不便若與駁議者同而以雄言為非則上已從雄言

而行之矣
朝直遥翻

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

勝否詳采厥衷

衷陟仲
翻下同

帝不從辛卯初令郡國舉孝廉

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吏能牋奏乃得應選其

有茂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久之廣陵所舉孝

廉徐淑年未四十臺郎詰之

臺郎尚書郎
也詰去吉翻

對曰詔書曰

有如顏回子奇不拘年齒是故本郡以臣充選郎不能

屈左雄詰之曰顏回聞一知十孝廉聞一知幾邪

幾居
豈翻

淑無以對乃罷却之郡守坐免

袁宏論曰夫謀事作制以經世訓物必使可為也古

者四十而仕非謂彈冠之會必將是年也

師古曰彈冠言入仕

也以為可仕之時在于彊盛故舉其大限以為民衷

且顏淵子奇曠代一有而欲以斯為格豈不偏乎

然雄公直精明能審覈真偽決志行之頃之胡廣出為

濟陰太守

濟子禮翻

與諸郡守十餘人皆坐謬舉免黜唯汝

南陳蕃潁川李膺下邳陳球等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牧守畏慄莫敢輕舉迄于永嘉察選清平多得其人

閏月庚子恭陵百丈廡災

賢曰廡廊屋也說文堂下周屋曰廡廡音武

上聞北海郎顗精于陰陽之學

姓譜魯懿公孫費伯城郎因居之子孫以為氏

顗魚

豈翻

二年春正月詔公車徵顗問以災異顗上章曰三公上

應台階下同元首

賢曰春秋元命包曰陛下六星兩兩而此曰三台前書音義曰泰階三台

也又黃帝泰階六符經曰泰階者天之三階也上階為天子中階為諸侯公卿大夫下階為士庶人三階平則陰陽和風雨時尚書曰君為元首臣作股肱言三公上象天之台階下與人君同體也

政失其道

則寒陰反節今之在位競託高虛納累鍾之奉

奉與侔同音扶

用亡天下之憂

亡古無字

棲遲偃仰

小雅北山之詩曰或棲遲偃仰毛公曰棲遲游

息也偃仰臥也

寢疾自逸被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

而愈之速

被皮義翻復扶又翻易以鼓翻

以此消伏災眚興致升平其

可得乎今選牧守委任三府長吏不良既咎州郡

守式又翻

長知兩翻

州郡有失豈得不歸責舉者而陛下崇之彌優自

下慢事愈甚所謂大網疏小網數

賢曰謂緩于三公切于州郡也數趨玉翻

密也孟子曰數畧不入汚池

三公非臣之仇臣非狂夫之作所以發

憤忘食懇懇不已者誠念朝廷欲致興平臣書不擇言

死不敢恨因條便宜七事一園陵火災宜念百姓之勞

罷繕修之後二立春以後陰寒失節宜采納良臣以助

聖化三今年少陽之歲

少詩照翻

春當旱夏必有水宜遵前

典惟節惟約四去年八月熒惑出入軒轅

晉書天文志軒轅十七星

黃帝之神黃龍之體也后妃之主女職也

宜簡出宮女恣其姻嫁五去年閏

十月有白氣從西方天苑趨參左足入玉井

續漢志曰時客星氣

白廣二尺長五丈起天苑西南晉書天文志曰天苑十六星在昴畢南天子之苑園養獸之所也參十星白虎之體其中三星橫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玉井四星在參左足下主水漿以給厨參所今翻恐立秋以後將有羌寇畔

戾之患宜豫告諸郡嚴為備禦六今月十四日乙卯白

虹貫日

顏曰凡日氣色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晉志曰凡白虹者百殃之本衆亂所基

宜令中外官司並須立秋然後考事七漢興以來三百

三十九歲于時三朞

賢曰謂以三朞之法推之也

宜大蠲法令有所

變更

更工衡翻

王者隨天譬猶自春徂夏改青服絳也

春服青夏

服絳各隨時之色

自文帝省刑適三百年

賢曰自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至順帝陽嘉

二年合三百年也

而輕微之禁漸已殷積王者之法譬猶江河

當使易避而難犯也二月顓復上書薦黃瓊李固以為

宜加擢用又言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

節

賢曰春當東風也復扶又翻數所角翻

朝廷勞心廣為禱祈薦祭山川

暴龍移市

董仲舒春秋繁露曰春旱以甲乙日為蒼龍一長八丈居中央為小龍各長四丈皆東向

其間相去八尺小童八人皆齋三日服青衣而舞之夏以丙丁日為赤龍服赤衣季夏以戊己日為黃龍服黃衣秋以庚辛日為白龍服白衣冬以壬癸日為黑龍服黑衣龍長與舞童各依其行數牲各依其方色皆燔雄雞煨鰒猪尾于里北門及市中以祈焉禮記歲早魯穆公問于縣子縣子曰為之徙市可也

臣聞皇

天感物不為偽動

為于偽翻

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

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

者患不在此也書奏特拜郎中辭病不就三月使匈奴

奴中郎將趙稠遣從事將南匈奴兵出塞擊鮮卑破之

初帝之立也乳母宋娥與其謀

與讀曰豫

帝封娥為山陽

君又封執金吾梁商子冀為襄邑侯

襄邑縣屬陳留郡

尚書令

左雄上封事曰高帝約非劉氏不王非有功不侯孝安

皇帝封江京王聖等遂致地震之異

事見上卷安帝建光元年

永建

二年封陰謀之功

不見于史

又有日食之變數術之士咸歸

咎于封爵今青州飢虛盜賊未息誠不宜追錄小恩虧

失大典詔不聽雄復諫曰臣聞人君莫不好忠正而惡
讒諛然而歷世之患莫不以忠正得罪讒諛蒙倖者蓋
聽忠難從諛易也

復扶又翻好呼到翻惡
鳥路翻下同易以鼓翻

夫刑罪人情

之所甚惡貴寵人情之所甚欲是以時俗為忠者少而
習諛者多故令人主數聞其美稀知其過迷而不悟以
至于危亡臣伏見詔書顧念阿母舊德宿恩欲特加顯
賞案尚書故事

漢故事皆
尚書主之

無乳母爵邑之制唯先帝時

阿母王聖為野王君聖造生讒賊廢立之禍

事見上卷
安帝延光

三生為天下所咀嚼

咀在呂翻

死為海內所歡快桀紂貴為

天子而庸僕羞與為比者以其無義也夷齊賤為匹夫

而王侯爭與為伍者以其有德也今阿母躬蹈儉約以

身率下羣僚蒸庶莫不向風

蒸衆也

而與王聖並同爵號

懼違本操失其常願臣愚以為凡人之心理不相遠

遠于

願翻其所不安古今一也百姓深懲王聖傾覆之禍民萌

之命危于累卵

萌與氓同

常懼時世復有此類

復扶又翻下同

怵惕

之念未離于心

怵惕懼也上尺律翻下他歷翻離力智翻

恐懼之言未絕

于口乞如前議歲以千萬給奉阿母

蓋雄先已有此議今乞行之也

內

足以盡恩愛之歡外可不為吏民所怪梁冀之封事非機急宜過災厄之運然後平議可否于是冀父商讓還

冀封書十餘上

上時掌翻

帝乃從之夏四月己亥京師地震

五月庚子詔羣公卿士各直言厥咎仍各舉敦樸士一

人左雄復上疏曰先帝封野王君漢陽地震

安帝延光二年封王

聖是歲京師及郡國三地震漢陽蓋其一也

今封山陽君而京城復震專政

在陰其災尤大臣前後瞽言封爵至重王者可私人以

財不可以官宜還阿母之封以塞災異

塞悲則翻

今冀已高

讓山陽君亦宜崇其本節雄言切至娥亦畏恩辭讓而

帝戀戀不能已卒封之

卒子恤翻

是時大司農劉據以職事

被譴召詣尚書傳呼促步

促步催使速行也被皮義翻

又加以捶撲

捶止蕊翻撲普卜翻

雄上言九卿位亞三事班在大臣行有佩玉

之節

禮記曰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緇組綬詩曰薜佩以贈之毛氏注云珩璜琚瑀

衝牙之類月令章句曰佩上有雙珩下有雙璜琚瑀以離之衝牙蠙珠以納其間玉藻曰左徵角右宮羽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銜鳴也至漢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瑤璜皆以白玉乘輿落以白珠公卿諸侯以采絲

孔穎達曰凡佩玉必上繫于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前後以懸于璜中央下端懸以衡牙動則衡牙前後觸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衡牙

動則有庠序之儀

庠序之儀謂濟濟蹌蹌

孝明皇帝始有撲罰皆非古典帝納之是後九卿無復

捶撲者

撲蒲卜翻又弼角翻捶止慈翻

戊午司空王龔免六月辛未

以太常魯國孔扶為司空丁丑雒陽宣德亭地拆長

八十五丈

按續漢志宣德亭近郊地光武立郊兆于雒陽城南亭蓋在平城門外長直亮翻

帝

引公卿所舉敦樸之士使之對策及特問以當世之敝

為政所宜李固對曰前孝安皇帝變亂舊典封爵阿母

因造妖孽

妖于驕翻
孽魚列翻

改亂嫡嗣至令聖躬狼狽親遇其

艱既拔自困殆龍興即位天下喁喁

喁魚容翻師古曰
喁喁衆口向上貌

屬望風政

屬之
欲翻

積敝之後易致中興

易以
鼓翻

誠當沛然思

惟善道

賢曰沛然
寬廣之意

而論者猶云方今之事復同于前

復
扶

又翻臣伏在艸澤痛心傷臆實以漢興以來三百餘年賢

聖相繼十有八主

高惠文景武昭宣元成哀平光
明章和殤安至帝凡十八主

豈無

阿乳之恩豈忘貴爵之寵然上畏天威俯案經典知義
不可故不封也今宋阿母雖有大功勤謹之德但加賞

賜足以酬其勞苦至于裂土開國實乖舊典聞阿母體

性謙虛必有遜讓陛下宜許其辭國之高使成萬安之

福夫妃后之家所以少完全者

少詩
召翻

豈天性當然但以

爵位尊顯顯摠權柄天道惡盈

易曰天道虧盈而
益謙惡烏路翻

不知

自損故致顛仆先帝寵遇閻氏位號太疾故其受禍曾

不旋踵

安帝建光元年諸鄧得罪閻氏始盛
延光四年閻氏誅蓋不能五稔也

老子曰其

進銳者其退速也今梁氏戚為椒房禮所不臣

禮不臣
妻之父

母尊以高爵尚可然也而子弟羣從榮顯兼加

從才
用翻

永

平建初故事殆不如此宜令步兵校尉冀及諸侍中還

居黃門之官使權去外戚政歸國家豈不休乎

休美也

又

詔書所以禁侍中尚書中臣子弟不得為吏察孝廉者

以其秉威權容請託故也而中常侍在日月之側聲執

振天下子弟祿任曾無限極雖外託謙默不干州郡而

諂偽之徒望風進舉

謂州郡阿私宦官進舉其子弟也

今可為設常禁

為于偽同之中臣

此中臣謂中朝臣也

昔館陶公主為子求郎明

帝不許賜錢千萬

事見四十五卷永平十八年為于偽翻

所以輕厚賜重

薄位者為官人失才害及百姓也竊聞長水司馬武宣

百官志北軍五營校尉各有司馬秩千石

開陽城門候羊迪等

雒陽城十二門每門候一

人秩六百石開陽門位在巳應劭漢官曰開陽門始成未有名宿昔有一柱來樓上琅邪開陽縣上言縣南城

門一柱飛去光武皇帝使來識視愴然遂堅縛之刻記其歲月因以名焉無他功德初拜便

真

漢制初拜官稱守滿歲為真續漢書曰中都官千石六百石故事先守一歲然後補真

此雖小

失而漸壞舊章

壞音怪

先聖法度所宜堅守故政教一跌

百年不復

跌徒結翻

詩云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刺周王變祖

法度故使下民將盡病也

凡伯刺周厲王之詩賢曰板反也卒盡也音子恤翻瘁病

也瘴音
當但翻

今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也斗為天喉

舌尚書亦為陛下喉舌斗斟酌元氣運乎四時

天文志曰斗為

帝車運乎中央臨制四方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于斗

尚書出納王命

賦政四海

賢曰賦布也

權尊執重責之所歸若不平心災眚

必至誠宜審擇其人以毗聖政

毗輔也

今與陛下共天下

者外則公卿尚書內則常侍黃門譬猶一門之內一家

之事安則共其福慶危則通其禍敗

此等議論發之嬖倖盈朝之時謂之

曲而當可也猶以直而不見容嗚呼

刺史二千石外統職事內受法則夫

表曲者景必邪源清者流必潔猶扣樹本百枝皆動也

由此言之本朝號令豈可蹉跌

蹉倉何翻

天下之紀綱當今

之急務也夫人君之有政猶水之有隄防隄防完全雖

遭雨水霖潦不能為變政教一立暫遭凶年

暫與同

不足

為憂誠令隄防穿漏萬夫同力不能復救政教一壞賢

智馳騫不能復還

復扶又翻

今隄防雖堅漸有孔穴

諭嬖倖之門也

當此之時不可以言漸矣固特婉其辭耳

譬之一人之身本朝者心腹也州

郡者四支也心腹痛則四支不舉故臣之所憂在腹心

之疾非四支之患也苟堅隄防務政教先安心腹整理
本朝雖有寇賊水旱之變不足介意也誠令隄防壞漏
心腹有疾雖無水旱之災天下固可以憂矣又宜罷退
宦官去其權重裁置常侍二人方直有德者省事左右

小黃門五人才智閒雅者給事殿中

范曄曰漢承秦制置中常侍官然亦

引用士人以參其選皆銀鑕左貂給事殿省及高后稱
制乃以張卿為大謁者出入卧内受宣詔命文帝時有
趙談北宮伯子頗見親倖至于武帝亦愛李延年帝數
宴後庭或潛遊離館故請奏機事多以宦人主之至元
帝之世史游為黃門令勤身納忠有所補益其後弘恭
石顯以佞險自進卒有蕭周之禍損穢帝德焉中興之

初宦官悉用閹人不復雜調他士至永平中始置負數中常侍四人小黃門十人和帝即祚幼弱實憲兄弟專摠威權所與居者閹宦而已故鄭衆得專謀禁中終除大憝遂享分土之封超登公卿之位于是中官始盛矣自明帝之後迄于延平委用漸大其負稍增中常侍至有十人小黃門二十人改以金璫右貂兼領卿署之職鄧后以女主臨朝萬機殷遠朝臣國議無由參斷不得不委用刑人寄之國命手握王爵口銜天憲非復掖庭永巷之職閹牖房閤之任也去羌呂翻省悉景翻如此則論者厭塞升平可致

也塞悲則翻扶風功曹馬融對曰今科條品制四時禁令所

以承天順民者備矣悉矣不可加矣然而天猶有不平之効民猶有咨嗟之怨者百姓屢聞恩澤之聲而未見

惠和之實也古之足民者非能家贍而人足之量其財

用為之制度

量音良

故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

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不奪其時則農夫利矣夫妻子

以累其心

累力瑞翻

產業以重其志舍此而為非者有必不

多矣

馬融之對不詭于聖人蓋有得于經學故其辭氣和平而切于政體也舍讀曰捨

太史令

南陽張衡對曰

百官志太史令屬太常秩六百石掌天時星歷

自初舉孝廉迄

今二百歲矣

武帝元光元年初舉孝廉至是凡二百七年

皆先孝行行有餘

力始學文法辛卯詔書以能章句奏案為限

去年冬十一月辛卯

詔書也考
行下孟翻

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弃本而取末曾子長

于孝然實魯鈍文學不若游夏政事不若冉季今欲使

一人兼之苟外有可觀內必有闕則違選舉孝廉之志

矣且郡國守相剖符寧境為國大臣一旦免黜十有餘

人謂濟陰太守
胡廣等也

吏民罷于送迎之役

罷讀
曰疲

新故交際公

私放濫或臨政為百姓所便而以小過免之是為奪民

父母使嗟號也

號戶
勿翻

易不遠復論不憚改

易曰不遠復
無祇悔論語

曰過則
勿憚改

朋友交接且不宿過況于帝王承天理物以天

下為公者乎中間以來妖星見于上

古今注曰是年四月壬寅太白晝見

五月癸巳又晝見見賢遍翻

震裂著于下

謂永建三年京師地震今年宣德亭地裂也

天

誠詳矣可為寒心明者銷禍于未萌今既見矣

為于偽翻見賢

遍翻修政恐懼則禍轉為福矣上覽衆對以李固為第一

即時出阿母還舍諸常侍悉叩頭謝臯朝廷肅然以固

為議郎而阿母宦者皆疾之詐為飛章以陷其臯事從

中下

從中下者不經尚書下還稼翻

大司農南郡黃尚等請之于梁商

僕射黃瓊復救明其事

復扶又翻

久乃得釋出為洛令

洛當作雒

雒縣屬
廣漢郡

固弃官歸漢中融博通經籍美文辭對奏亦拜

議郎衡善屬文

屬之欲翻

通貫六藝雖才高于世而無驕尚

之情

驕者以才驕人也尚者以才尚人也

善機巧尤致思于天文陰陽歷

算

致極也思相吏翻

作渾天儀著靈憲

蔡邕曰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

曰渾天宣夜之學絕無師法周髀術數具存考驗天狀多所違失故史官不用唯渾天者近得其情今史官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立八尺圓體之度而具天地之象以正黃道以察發斂以行日月以步五緯精微深妙萬世不易之道也衡著靈憲曰昔在先王將步天路用之靈軌尋緒本元先準之于渾體是為正儀立度而皇極有道建也樞運有道稽也乃建乃稽斯經天常聖人無心因茲以生心故靈憲作興王蕃曰天地之體狀如

雞卵天包地外猶殼之裏黃也周旋無端其形渾渾然故曰渾天周天三百六十五度五百八十九分度之百四十五半露地上半在地下其二端謂之南極北極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亦三十六度兩極相去一百八十二度半強繞北極徑七十二度常見不隱謂之上規繞南極七十五度常隱不見謂之下規赤道帶天之絃去兩極各九十一度少強黃道日之所行也半在赤道外半在赤道內與赤道東交于角五弱西交于奎十四少強其出赤道外極遠者去赤道二十四度斗二十一度是也其入赤道內極遠者亦二十四度井二十五度是也日南至在斗二十一度去極百一十五度少強是也日最南去極最遠故景最長黃道斗二十一度出辰入申故日亦出辰入申日晝行地上百四十六度強故日短夜行地下二百一十九度少弱故夜長自南至之後日去極稍近故景稍短日晝行地上度稍多故日稍長夜行地下度稍少故夜稍短日所在度稍北故

日稍北以至于夏至日在井二十五度去極六十七度
稍強是也日最北去極最近景最短黃道井二十五度
出寅入戌故日亦出寅入戌日晝行地上二百一十九
度少弱故日長夜行地下百四十六度強故夜短自夏
至之後日去極稍遠故景稍長日晝行地上度稍少故
日稍短夜行地下度稍多故夜稍長日所在度稍南故
日出入稍南以至于南至而復初焉斗二十一井二十
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春分日在奎十四稍強秋分日
在角五稍弱此黃赤二道之交中也去極俱九十一度
少強南北處斗二十一井二十五之中故景居二至短
長之中奎十四角五出卯入酉故日亦出卯入酉日晝
行地上夜行地下俱百八十度半強故日見之漏晷五
十刻不見之漏五十刻而晝夜同夫天之晝夜以日出
入為分人之晝夜以昏明為限日未出二刻半而明日
未入二刻半而昏故損夜五刻以益晝是以春秋之漏
晷五十五刻洛書甄耀度曰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

性恬憺

憺杜覽翻

不慕當世所居之官輒

積年不徙太尉龐參在三公中最名忠直數為左右

所毀會所舉用忤帝旨

數所角翻忤五故翻

司隸承風案之時當

會茂才孝廉參以被奏稱疾不會

被皮義翻

廣漢上計掾段

恭因會上疏曰

漢郡國歲舉茂才孝廉與上計吏皆至京師受計之日公卿皆會于廷茂孝豫

焉伏見道路行人農夫織婦皆曰太尉參竭忠盡節徒

以直道不能曲心孤立羣邪之間自處中傷之地

處呂翻

仲翻夫以讒佞傷毀忠正此天地之大禁人臣之至誠

也昔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

白起死事見五卷周赧王五十年

季子

來歸魯人喜其紓難

賢曰紓緩也季子魯公子季友也閔公之時國家多難以季子忠賢

故請齊侯復之公羊傳曰季子來歸其言季子何賢也其言來歸喜之也難乃旦翻

夫國以賢治

君以忠安

治直吏翻

今天下咸欣陛下有此忠賢願卒寵任

以安社稷

卒子恤翻

書奏詔即遣小黄門視參疾太醫致羊

酒後參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雒陽令祝良奏

參罪秋七月己未參竟以災異免八月己巳以大鴻

臚施延為太尉鮮卑寇馬城代郡太守擊之不克頃

之其至捷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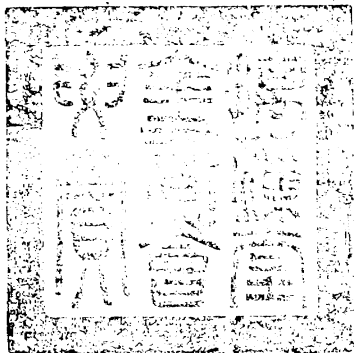
捷居言翻

鮮卑由是鈔盜差稀

鈔楚交翻



資治通鑑卷五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修撰臣張書勲

謄錄監生臣宋鐸